

表

諫營造寺觀佛像都邑

上封事

雜諫論

遺表

狀 牋

謝恩

文苑英華

六百二十一至六百三十

諫寺觀佛像都邑

此卷英華所編先
年代先後今正之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表二首諫多造寺觀及王主邸第表一首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表一首 諫開拓聖善寺表一首

諫營建中都表一首

諫白司馬坂營大像表 武后

張廷珪元
年視

臣廷珪言夫佛者以覺知為義因心而成不可以諸相見也故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此明真如之果不外求也陛下信心歸依發弘誓願壯其塔廟廣其尊容已遍於天下久矣蓋有住於相而行布施非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何以言之經云若人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以用布施及恒河沙等身命布施其福甚多若人於此經中受持及四句偈等為人演說其福勝彼

如佛所言則陛下傾四海之財殫萬人之力窮山之木以
為塔極治之金以為像雖勞則甚矣費則多矣而所獲福
緣不愈於禪房之匹夫沙門之末學受持精進端坐思理
亦明矣臣竊為陛下小之今陛下廣樹薰脩又置精舍則
經去菩薩所作福德不應貪着蓋有為之法不足高也況
此營建事殷土木或開發盤礴峻築基一作階或填川澗一作或塞
此通轉採斫碾一作碾壓蟲蟻動盈巨億豈佛標坐夏之義
愍蠢動而不忍害其生哉今陛下何以為之又役鬼不可
唯人是營通計工匠率多貧窶朝驅暮役勞筋苦骨簞食
瓢飲晨炊星飯飢渴所致疾疹交集豈佛標徒行之義愍
畜獸而不忍傷殘一作殘其力哉今陛下何以為之又營築之
資僧足是稅雖乞丐所致而貧闕猶多郡州一作州縣徵歛一作
輸星火逼迫或謀計靡所或鬻賣以充怨聲載路和氣未

洽豈佛標隨喜之義愍愚蒙而不忍奪其產哉今陛下何
以為之且邊朔未寧軍旅一作裝日給天下虛竭海內勞弊
伏惟陛下慎之重之思菩薩之行為利益一切衆生應如
是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故則一作則其福德若東南西
北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矣何必懃懃於住相凋蒼生之
業崇不急之務乎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安一作先邊境蓄府
庫養人力臣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伏
願陛下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務以理為由一作上不以人廢
言幸甚幸甚謹言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第二表 中宗

前人

臣某言臣奉勅河北道宣勞今發都下從白司馬坂所過
見轉運材木雇役人夫臣勘問檢校官左藏署監事馮道
得狀奉今月八日勅於坂所修營并造天堂安置令王弘

義李昭德等分道採斫大木虐用威勢鞭撻官寮鑿山填溪以夕繼晷傷殺丁匠不可勝言費散錢數動以億計其時百姓愁苦四海騷然皇天孔明實茲降鑿凡所營構並為災火所焚懷義之徒相次伏法而死自此之後停寢十年近者狡豎張易之昌儀等將欲潛圖大逆為國結怨下人兼售私木以規官利遂又與僧萬歲等設計移此坂營建今既逆豎夷滅皇運中興陛下先發德音頻下明制除不急之務罷土木之功所以少監揚務廉遠徒屏黜頒示天下凡在中外不勝抃躍若此像閣重復修營則與制書義殊乖越尚令二逆遺惡未除臣雖至愚固知不可且窮土木之作竭倉府之資將非崇樹勝緣求諸福德者也今則興起營造採木鑿坂蠕動含生因緣致死每當一日之內筭數尚不可知比及累歲而成譬喻豈復可及一作廣

殺而求福德所獲焉補所亡慈悲之理深未弘暢方今仲春作候當務農業臣今在路經過全未見人耕種訪問咸稱乏絕苟求朝夕米糧此則百姓切急誠若倒懸矣陛下受天明命作人父母可不先解倒懸之切而方罄財竭力修營不急之務乎特乞即日停造大像等仍量抽其錢賑濟窮乏如天恩允臣等所請天下蒼生幸甚謹述表奏聞伏聽勅旨

諫多造寺觀及王主邸第表

見六百九十八卷
疏門題作諫中宗

置公主
府官疏

辛替否

諫造金仙玉真二觀表

睿宗

裴漼 太極元年

臣某言臣謹案禮記春夏月令曰無聚大眾無起大役不可興土功恐妨農事若號令乖度役使不時則人加疾疫之危國有水旱之變一作此五行之必應也今自春及夏

時兩憊期下人憂心莫知所出陛下雖降哀矜之旨京一作都仍有寺觀之役一作時早之應寔此之由且春令告期東作方始正是丁壯就功之日而土木方興臣恐所妨尤多所益尤少耕夫蠶妾飢寒之源故春秋莊公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為歲三築臺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為時作南門勞人與役陛下每以萬方為念睿旨殷憂一作安國濟人防微慮遠伏願陛下下明制發德音順天時副人望兩京公私營造及諸和市木等並請且停則蒼生幸甚若農業失時戶口流散縱寺觀營構豈救黎元飢寒之弊哉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開拓聖善寺表

宋務先

臣聞有國有家者以恤人為務節用為先故唐堯至化采椽不斷漢文深仁露臺罷構西方之聖道貴融心使下人

不寧匹夫竊歎豈菩薩無相布施如來慈悲本旨哉陛下

下孝思罔極崇建明固

疑作

土木之功莊嚴斯畢僧房精

舍宴坐有餘禪寺道場經行已足若更開拓奪人便利貧者有擠壑之憂富者無安堵之所幸非急切何至於斯況陽和發生播殖伊始興役丁匠廢業農功一夫不耕必有饑者三時之務安可奪焉臣聞失鬼神之心可因巫祝而謝失君長之心可因左右而謝失父母之心不可解也陛下以萬邦為念何欲傷一物之心臣雖至愚猶有所惑方今西戎尚梗北虜未羈戰士老於邊亭後車屯於塞下吐戶流散府藏空虛卒然烽候興一面之虞水旱虐數州之地乘其不意何以禦之伏惟陛下體唐堯父母之用心思菩薩如來之本意傷邊卒艱勤之弊察下人勞怨之聲董連逃休力役實倉廩急農桑杜邪枉之門正尚耻之路諸

不急務一切愆停應須拓寺請俟農隙如此則國用充給
黎元幸甚

諫營建中都表

韓覃

臣聞古者明主之制也史書過警誦詩公卿諫士傳言庶
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失而後改之見
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陛下不以臣不肖忝在學士
敢不竭忠盡節有隱避乎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老氏
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曩者常氏稱制萬邦憂惶實賴陛
下神武克復社稷其初也賤珍寶禁奢華罷土工敦朴素
革衆弊代天工垂拱無爲削疑心虛靜追蹤堯舜比德羲軒
天下顛顛頌頌耳注目喜遇非常之主復在於今日矣康哉
之歌復聞於黎庶矣柰何簡易未幾而又興建中都乎蓄
於閭廡數倍乎溺於聲色無極乎耽於遊畋不節乎營為

繕造衆多乎都邑課稅煩劇乎不省亡國之風因循覆車
之軌天下失望海內驚嗟朝野心知而懼罪鉗口以斯統
御天下豈所謂可久可大之業耶且自昔歷代之君皆欲
建萬代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也豈使子孫傾覆天下哉
子孫若覺所行必將敗亡則必恐懼不敢為之矣以亡國
之主自謂必不亡也然後至於覆亡也存國之君恐懼必
將亡也然後至於不亡也易曰知進退存亡得喪而不失
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又曰其亡繫於包桑此言懼亡獲堅
固也管仲曰古之隳國家失社稷者非故且為之也有樂
焉不知其陷於惡也陸凱曰有道之君以樂樂人無道之
君以樂樂身樂人者其樂彌長樂身者不久而亡夫人者
國之根也君以人為本人以君為命人安乃君安人樂乃
君樂伏惟陛下居安慮危在得圖失防患於無形之始慎

禍於纖微之初念管仲之至言棄少樂而存社稷覽陸凱之篤論思樂人而樂彌長也禮記曰孟夏之月無有壞隳無起土功無發大衆無伐大樹昔魯夏城中丘春秋書之垂爲後戒今建都國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襲春秋之所諱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孝經曰理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人乎今不恤士庶之擾而建都國不畏上天之怒而長戲豫棄安就危棄存就亡棄易就難棄約就奢而欲求有天下恐不可得也但恐頃年以來水旱不節天下虛竭兆庶困窮戶口逃散流離艱苦鞏洛暴水所喪尤多江淮赤地飢餒者衆加以東北有不賓之寇西涼有喪失之軍干戈歲增疆場騷動近又胡羯逆命徵發不寧料事度宜豈應更建中都矣至若兩都雖舊制矣然而分守官衆多矣費耗用度尚以爲損豈況更建中都

乎夫河東者國之股肱郡也勁銳強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十萬之戶將安投乎夫惟所造城闕爰及苑囿毀折閭閻令其別創損壞冢墓令其改卜殷富者破其產業貧窶者莫知所從外迫威詔內懷湯火怨嗟之聲驚惶之擾盈于途路逮于鬼神老小孤惇茫然無計憂悲苦惱不可勝說此甚不可也且陋東都而幸西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務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建深根固蒂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言息事德陽之殿魏主採續咸之諫止造鄴都之宮臣職非其位言發微細然聖主不以人廢言不以微擯人矣臣愚誠願陛下發德音垂明詔深恤黎庶罷事中都則福履無疆天下幸甚謹言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一

表七十

上封事

論時事表一首

直諫表一首

進封章表一首

上封事表一首

獻事表一首

論諫職表一首

論時事表

唐高祖

李綱

臣綱言臣伏見武德五年之後四海初定陛下自負太平日就驕侈傷於酒德稍怠萬機專與幸臣日夕遊宴所重唯聲樂所愛唯鷹犬夷夏進送道路不絕又折辱功臣多所輕侮或發其微時細過或加捶撻於殿庭德澤漸虧下將疑懼而戚藩公主皆逾憲式嬪媛之家多違法度不加禁止頗有侵漁行路之間非無誼籍又皇太子令及秦齊二教共詔勅並行唯計日之先後州郡之職無所從授

官分賞在意所欲不復論功伐簡才行矣加以每歲秋冬田遊無度王公妃主雜糝其間或時逢考選皆在原野至於歷時不返京邑略無居人億兆失望陰懷歎息朝之綱紀漸以弛紊而陛下不悟政教日頽在內不許論事當朝略無諫者愚臣竊懷慄畏誠有危亡之慮臣不敢不盡言伏待刑憲

直諫表 代宗

獨孤及

臣及言伏見陛下屢發德音招延獻納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忠謇者無不聽狂訐者無不容又辛丑唐書作壬辰詔書詔裴冕崔渙等十有三人並集賢殿待制以備詢事考言之問此五帝之盛德也而臣以目睹生則幸矣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進匭上封者大抵皆事寢不報書留不下但有容諫唐書作之名竟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

稍稍自省

集作引

鉗口就列飽食偷安相招為祿仕此忠鯁

之士所以竊歎而臣亦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孔丘者況以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而陛下選授之精歟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堯舜之比屋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使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乎陛下唯虛存其儀令條奏不曠及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亦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又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多聞闕疑不耻下問聖人之心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試以堯孔之心為心日降清問啓其弘說其不可者罷之可者議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天下無私事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基集作階可也况國體乎自師與不息

十年矣百一作萬姓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

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刻剥集作剝床及膚新唐書作剝膚及髓長安城

中白晝推剽京兆尹不敢詰加以官亂職廢將惰卒暴百

揆隳刺如紛麻沸粥百姓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

天聽士庶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顛顛獨恃二字集作獨措梅望於

變變不登則易子斂骨可跂而待眠於焚薪之上豈危於

此陛下不以此時軫薄冰朽索之念厲精更始思所以救

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集作百姓悼心而失圖臣

實懼焉及去年集作歲十二月丁巳夜中星隕如雨昨者清

明降霜三月苦熱寒暑氣候錯綜新唐書作繆顛倒沴莫大焉豈

下陵上替怨讟之氣焰以取之耶不然天意其集作之丁寧

謹誠以是警陛下陛下宜反躬罪已旁求賢良者而師友

之黜棄貪佞不肖而竊位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所疾苦

廢無用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罔使宦官

亂國政佞言敗厥度兢兢軋軋以徼福于上下必能使天

誠感而神心應反妖災以為佳集作和氣彼太戊桑穀宋景熒

惑焉足為陛下道哉臣一昨陳奏請戒江淮山南等諸道

兵馬以贍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為愚妄許當施行然及

今日未有霈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

蕃僕固之虞邠涇鳳翔等兵足以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

海南至番禺西盡巴蜀萬里無鼠竊之盜已積歲矣而兵

不為之解傾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而為

無竭之費臣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用唐書作以備不虞自

可於阨害集作要之地少置屯禦餘悉休之以其糧儲彘屢

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以減國賦之半陛下豈持集作疑

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所壅而兵卒集作率之患日

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臣竊惑焉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戢之其害滋大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周易不俟終日之義歟伏惟圖其始而要其終天下幸甚臣無任懇款之至

進封章表

齊映

臣某言臣聞恩之重者非命可酬誠之切者無言以代但無以非命又無疑可伸臣某謝臣又聞君親之恩天地之理在臣所感異於常恩臣於廣德二年曾授徐州一尉既不赴任即同無官建中之初便荷聖澤自此累擢以至台司此臣所感異於常恩一也聖朝特重史官宰臣先獲兼授况臣不逮忽竊殊私此臣所感異於常恩二也敢言守直實稟至愚是以凡所歷官必遭飛謗慈母有投杼之惑古人著竊鈇之疑臣獨何人累蒙聖察此臣所感異於常恩

三也但夙多羸疾今迫衰齡常恐殊恩未酬朝露盍盡負天愧地不知所云臣謝臣又聞西晉山濤之事君每有所知必有密奏晉代謂之山公啓事實今之勝也意在臣展盡忠之道君擇可採而行使政自上施言無外見但以臣性本庸淺識又暗劣每有聞見莫辨是非若合陳不陳懼乖耳目之任不合奏妄奏則當塵瀆之辜是積慙惶亟歷星歲竟未能舉一賢以自代興一利以上陳冒寵偷安其罪至重更以臣除官制云爾其竭誠啓沃以廣視聽故臣得以盡其管見塵浼天聽謹別錄狀同進以聞無任兢惶戰汗之至

上封事表

憲宗

李勣

臣勣言臣伏見今月一日赦文中外僚列應有策略可濟時者悉許上陳無有所隱臣竊以陛下登極已來擢自巖

野者唯一人而已臣感殊獎不合私身身既不私豈宜愛
死若臣者得死於義則榮於生遠矣以元和九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奏平賊三術並皆請不捨元濟其上是感其次
是守其下是戰又言感不成不失為戰此求廟戰為陛下
萬全之謀也其直言必戰者是見無禮於君如鷹鷂之逐
鳥雀奮不顧身真陛下義勇之臣也昔漢代先零羌反趙
充國守屯田辛武賢請討襲宣帝兩行之雖各成本功豈
如陛下雄邁獨斷竟斬滅兇虜則微臣前者上言為國之
道也今掃清淮西是陛下之聖也社稷之福也臣猶不勝
懇款願朝廷增修德政以享外寧之功輒復自忘幽朴遠
獻芻言冀以塵露少裨海岳竊以陛下天縱生知又嗜學
不倦故臣敢依託經史敷陳下情特乞聖慈容其迂繁曲
賜終覽則踈退小臣死骨不朽矣臣某中臣昔負薪偷暇

讀書至周禮見春官外使掌三皇五帝之書即楚靈王所
謂三墳五典是也書叙又云三墳言大道也五典言常道
也然則三五之君君之至者矣臣曾學易見三皇之道加之
以書見五帝之德加之以詩禮見三王之仁加之以春秋
見五霸之義尋戰國策極于隋史見沿代得失因叅以百
家統以九流又遺其繁華摭其精實收視黠聽順其所自
故遊涉中理也騁騁三皇之化自冥於天天法道者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易稱先天而天不違
又云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是三皇在上至朴未散天下
大同無思無為逍遙而已五帝之教自冥於地則天者其
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書曰天聰明自我人聰明天
明畏自我人明威孔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也五帝
在上唯精唯一允執厥中百姓不知其德至矣三王之政

自冥於仁仁効地者不識不知無思不服本以六德六行文以五禮六樂孔子曰以仁理人又曰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是也三王在上上仁下義仁義相感天下大和故行葦天保之詩作成康襲政刑措四十年至于五霸力義統盟功過糅駁傷壞王猷秦賊隳周法剗去井田殘蝕六國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故二世唐諱而亡漢高帝寬仁大度與人同利能任使善聽納竟旬萬國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代可知也彼蕭曹輩生於秦長於秦習於秦感於秦不盡刷秦惡特建制度與夫三代聯輝此其未至也然皆根以忠朴與清靜其世唐諱一作上疑代長久者亦在此文帝躬約素德罷構露臺却千里馬熙然與刑措無異賈誼尚以為皇號甚美論德不稱豈非兼以造程裁範未抵大中歟景武昭宣亦各有美皆以樂賢從諫風流無窮元成哀平過有

輕重皆以黜賢嬖佞稔豐亡國光武皇帝龍躍白水乘舊德莽賊百萬且潰且溺又平赤眉銅馬隴蜀諸寇非項氏等夷其佐命與三傑亦異校其武蹤功次高祖若乃稽古宅周勲臣壽儒學光教化浹躬踐理平自牧以謙自勤以勞兢兢若不及過矣無次也明帝孝思敦九族肝食以達幽枉無倖私無矜色章帝性仁厚行春令建胎養法賦貧人以苑地和帝抑符瑞省貢獻有明章餘風皆洛都之令王自殤已下不足徵也相靈不道羣醜侵政誅滅賢俊流毒蒸人鬻官於朝列肆於內羣盜大起腥聞在上赤帝之祚其亡也忽焉蜀先主任託孔明有仁人風烈魏文帝席父業擅妄大言輕議舜禹摧末踈本其昏塞劇矣然災眚罪已罷劾三公終制省薄亦足稱也此外無他勝畧繼以荒胤隣豪敵臣奸雄延數代而亡實為幸矣晉武承三

業權力通一淮海焚恠服讓泥金容劉毅直辭輝光霽然
違欽言嶠議使黼衣在袵數百年華風不振者罪朽疑矣
南北分朝質文術背造邦者挺雄才騁奇筭約之以勤儉
必有憂呂之功焉殘國者皆淫逸其心猜毒溺私移之以
矜禽奢奔必有失鉉之敗焉嗣主善惡紊駭三者擬諸二
漢兇或逾之羨不及者也大槩吳風巧其失也浮虜俗愚
其失也鄙滯名不勝質故陳滅於隋昔漢世唐祖帝隴蜀
更詔以書貴服其心耻以虛為勝也何以造疑島夷索虜
相濟得不愧顏於讓畔通樂乎自隋沒唐祚十一帝頌春
嚮二百年矣革土垂號亞姬敵劉但秀杜病同蕭曹祖述
秦漢憲章周隋使周邵得擅美於前代者龜玉毀於櫝中
矣乃玄宗中興崇敏璟直敏未達直不深皆輔理名才不
宜責以經國也李林甫元載媚君以佞諛迷君以嗜好引

同誅異封其邪志致逆羯啓釁燎原不滅者非二子而誰
異代同憊共汙三紀遂使朝多忌諱俗尚苟容波驚雲橈
蕩動未息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神而化之使人宜之窮
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竊聞至德
已來天下常思太平君臣之心非不懇切迄于今未稱者
是人倦而不知變雖君儕堯禹臣越伊周詔如尚書典誥
曰下既不行之行之亦何由得通且久乎易曰化而裁之
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天祚聖唐以變通之數遺陛下順而
革之則悠久大曆必自此而更始矣臣觀前代嗣帝功未
有如陛下今日之盛也宜乘今戮淮寇之勢以德制恒克
則思兼暢矣思威兼暢而又加之以捨小過舉賢才則陛
下雖欲讓太平之勲美臣知必不得明矣伏望廓開聖德

以撥亂意自兼劇秦幾致志於炎昊間再造鴻業與天地
惟新馳之於無窮昔舜禹以匹夫宅四海其烈如彼今聖
代以五朝營太平其難如此臣又竊聞之陛下使工伎必
能是不欲其兩傷也如此推而進之則建皇極致雍熙如
指諸掌乎臣擬宰相公卿皆蘊其略但啓沃之次未及使
陛下翹思之疑作文武疑望殷湯主憂臣辱孰不憤歎今陛
下蹈道據德安人存義則三皇五帝三王五伯之美兼矣
與人同利從諫如流尚約素斥珍竒則漢高孝文之美兼
矣尊儒學兢兢若不及幽枉必達無倖私無矜色則光武
孝明之美兼矣任託不惑容受直言則蜀先主晉武之美
兼矣約以高祖太宗之善訓貫以陛下之明聖愬萃前美
混論消息融而為至德發而為立化以王道為尺以大中
為刀度時之宜裁酌古今引知蕩冤驅末還本正六官叙

九疇舉王制於月令調兵食崇孝悌躬九族闡諫路顯儒
學退文華黜選舉復俊造定四入省道釋明刑以行令理
兵以禦戎然後經之以禮樂締之以道德推誠信以化之
風雅以暢之坐明堂登靈臺休息乎祥氣之間陛下襲羲
軒於上公卿儕稷契於中黎元歡鼓舞於下挹甘露嗽醴
泉禽畜四靈不為難矣臣愚寡聞不識遠大伏望下宰相
公卿大夫議之如瞽言可採伏乞搜巖封野博引海內巨
儒耆德立識明斷之士大開學館與朝賢叅講令其稽古
應時據經便俗仍使切磋周復沐浴出精義重作制度使合
乎宣父繼周之旨夫正氣寢彼承家鼠寇戎狄裔夷若槁
葉迎霜輕水涉暑警然已去闕疑然已亡固不足塵于聖
慮矣今臣謹竭管見獻五事如後是非踈密懸在天鑒叢
爾昏塞何能自分若乃沿革次第時政所切伏計宰輔必

已詳奏亦不敢更言臣今幸生聖代又曾謬處諫垣逢中
興將啓之期知太平必成之術實懼不言為罪也狂瞽微
臣不勝感恩申憤之過謹勒祗承人某奉表披露丹懇以
聞臣渤誠惶

獻事表 憲宗

元稹 元和元年

臣積言臣聞理亂之始各萌象二者無門在君上啓之而
已所謂萌象豈有他哉容直言廣視聽躬親集作庶務委
信大臣使左右近習者不敢唐書蔽踈遠之臣庶此理之
象也此而不理萬無一焉大臣不親直言不進抵諱者
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者決事於深宮之中羣臣莫
得參預籌畫此亂之萌也此而不亂亦萬無一焉是以
古者人君即位之始萌象未見之時必有狂直敢言之士
抵諱獻危言在上者苟或宥而容之激而進之則天下

之君子望風而悅曰彼之狂而猶容於上上之人其欲來
天下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唐書擇利而言曰
彼之直可以得幸於上吾將以直言集作直徼利可也由
是天下之賢與不肖各以所忠貢言於上上下下之志霈然
而通得失之情幽遠必達合天下之智理萬物之心人人
樂得其所戴其上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其
可得乎臣故曰容直言廣視聽而不理者萬無一焉及夫
進計者入而不出直言者戮而不容則天下之君子自謀
於心曰與其言且不用而身為戮吾寧危行言遜以保其
終乎其小人擇利而喜曰君之所惡者拂心逆耳之言也
吾將苟順是非以幸集作之可也由是進見者隔集作而不
從納言事者寢而不聞若此則十步之事不得見也朝廷
之事集作不得聞也而況於天下之大四方之遠乎故曰聾

瞽之君非無耳目也蓋在集無左右前後者屏蔽之不使視聽耳此而不亂其可得乎集作昔太宗文皇帝初即位時天下之人莫有諫者唯孫伏伽常以小事持諫於上文皇帝大悅厚賜田宅以勉之自是言事唯懼乎言不直諫不極不能激文皇之盛意曾不以觸龍鱗犯忌諱為不可矣於是房杜王魏之徒議可否於前天下四方之人言得失於外不三四集作年而天下大理豈文皇獨運聰明於上哉蓋亦羣下各盡其忠言以宣揚發暢於天下也且夫樂全安而惡戮辱古今之情一也豈獨貞觀之人輕犯忌諱而不惡戮辱哉蓋文皇激而進之之功集作也喜順從而怒謇犯亦古今之情一也豈獨文皇甘逆耳而怒從心哉蓋以順從之利輕而危亡之禍大無窮之業重而奉已之事微思為子孫垂不朽建永安之計也為後嗣者豈集作可

順一朝之意而輕用

二字唐書作義

文皇之天下乎累聖傳序於

今垂三百年矣莫不率由斯道致俗和平況陛下以上聖之姿紹復前統即位之日天下惟新罪文叔之徒而凶邪之黨散懸惠琳之首而悖亂之氣清集作發承光之詐而假威之孽除反焦陂之田而蒸庶之情感其餘滌瑕緩死薄賦恤人賜帛耆年旌閭孝悌修廢學建義倉莫不曲被殊私覃於集作有截斯皆陛下上法堯舜近發太宗致理之萌形見者數十豈臣庸劣一二而能明然而臣竊復孜孜集作有所未決者獨以陛下即位已來既周歲矣百辟卿士至于天下四方之人曾未有獻一計進一言受陛下伏伽之賞者左右前後拾遺補闕亦未有奏一封執一諫受陛下激而進之之勸者設諫鼓置匭函曾未聞雪一冤決一事明陛下無幽不燭集作之意者若臣等備位諫

列名為供奉官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就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官尚爾又況於踈遠之臣庶雖有特達不羣之智思欲自効其路何階遂使凡今之人以諫鼓匭函為虛器謂拾遺補闕為冗員臣竊思之以陛下之睿博弘深勵精求理豈或入而不言出而不用哉蓋羣下因循不能有所發明之罪也且臣思之今之備召見成承顧問者獨一二執政而已每一對揚不及俄頃之間議天下之事臣竊料之恭承聖問仰謝寵光之不暇又安得暇集作暇陳理亂議教化哉其餘瑣瑣有司或時一召者集作見言簿書之出入計錢穀之登降不暇又安足置齒牙間臣竊惟陛下以受集作景命惟新之初何如貞觀致理之後當貞觀致理之後以房杜王魏匡輔之智而猶上封進計者荐至獻可替否者日聞今陛下當致理之

初在四方多虞之日然而言事進計者終歲無一人豈非

羣臣集作下因循竊位之罪乎若臣某者稟性駑鈍昧然以

當陛下臨御之始首陛下策賢之科擢授諫司恩萬恒品

若復默默與在位者處則臣莫大之罪亦萬於恒品矣輒

將集作敢冒昧殊死件奏十事於後一曰教太子以崇唐書作正

邦本二曰任唐書作封諸王以固磐石三曰出宮人以消水旱

之災集無此二字四曰嫁唐書作宗諸女以遂人倫五曰無時召宰相

以講庶政六曰序次對百辟以廣聰明七曰復正衙奏事

以示躬親八曰許方幅糾彈以懾姦佞九曰禁非時貢獻

以絕誅求十曰省出入畋遊以防銜擬凡此十者設使言

之而是是而見納集作用非臣之福也或言也而非非而

見罪乃臣之分也亦臣之願也無任懇悃奮激効節愛時

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并事件以聞臣積誠惶誠恐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論諫職表 憲宗

前入

臣某言臣聞先王之制祿也居其位不行其職者誅是以
 上無虛授下不隱情臣竊觀今時集作備位素餐不行職
 者莫過於臣輩臣聞太宗文皇帝時以王珪魏徵為官文
 皇雖宴遊寢食之間王魏實在其所用至於文皇發一言
 則王魏詳之而後出舉一事則王魏慮之而後行以文皇
 之明合王魏之智是以舉無遺事言有典常文皇猶以為
 視聽之未廣也因許集作三品已上入議軍國大政必遣
 諫官一人一作隨入以叅驗之當是之時司耳目股肱之任
 者有君臣之義焉有父子之恩焉有朋友之勸焉以是否
 無不替可無不行不四三年而天下大理蠻夷君長帶刀
 入侍者不可勝計豈干戈征伐之所致乎蓋壅蔽之患銷

幽遠之情達也若此然後可以稱天子之爭臣矣近之司
 諫諍者則不然大不得備召見次不得叅時政排行就列
 累累集作而已且臣聞之諫臣集作之職曰左右前後拾
 遺闕補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近年以來正衙不奏事庶臣集作
 罷巡對若此則不見遺闕補拾何階不得敷陳廷議安設
 其所謂舉諫職者唯獨誥令有不便除授有不當則奏一
 封執一見而已以此集作思之君臣之際論列是非諷諭
 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能迴至尊之盛意備讒慝之巧
 言而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然後執集作一封奏
集作一見而思欲收絲綸之詔迴日月之光信無裨於萬
 一矣至使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計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
 負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
 愧且陛下若以為臣等無所裨補不足叅侍從固不當假

以名器無立集作立之於朝苟以為務廣聰明稍開集作開理道
又不宜集作當屏棄疎賤之使至於此伏願陛下許臣於延
英候對召臣一見賜以溫顏使臣得盡愚懇之誠備陳諫
官之職苟或言有所集作可採得裨陛下萬分之一是臣千
載之一時也如或言不詣理塵黷聖聰則臣自寘刑書以
謝謬官之罪亦臣之所集作以字有甘心也無任懇款發憤守集作
効職忘軀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以聞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二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三

表七十一

雜諫論

一雜諫論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年代次序今正之

諫山陵制度過厚表一首

論封建表一首

論左右丞須得其人表一首

諫詰難公卿表一首

論太子初立請尊賢學表一首

論攝養表一首

諫五品已上妻犯姦不沒官表二首

諫宮中眼花浪見不得輒奏表一首

諫東宮物少於魏府長夫一首

諫欲觀起居紀錄表一首

諫山陵制度過厚表

太宗

虞世南

貞觀九年

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
其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隴珍物畢備此適所

以為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為長
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之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
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
理其略曰孝文居灞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
山石為槨用紵絮斲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
其中有可欲雖錮而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
槨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為
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入君在位三
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
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
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為盜之
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為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
葬壽陵因山為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園邑為棺槨足以

藏骨為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

不知其處無藏金玉

銀一作

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

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

乃至玉柙金縷骸骨並盡豈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

吾為戮屍於地下死而重死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

福汝以為永制藏之宗廟魏文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

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

德高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為奢泰捨堯舜

殷周之節檢此臣所以戚戚一作也今為丘隴如此其內

雖不藏珍寶亦非

無一作

益也萬代之後人但見高墳大冢

一作豈謂無金玉也

耶一作

臣之過計以為漢之

文一作灞陵

既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即平不可
不起宜依白武通所陳周制為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庶

事一作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丘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後一作代子孫普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灞陵今為墳隴又以長陵為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為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之孝名揚於無窮耳去去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論封建表太宗

顏師古

臣師古言臣伏聞前年陛下親發聖慮將降明勅博問卿士議欲封建斯誠天機獨悟妙策深遠既合事宜實惟治要然而議者不一各執異端或欲追法殷周遠遵上古天下之地盡為封國庶姓羣官皆錫茅社或去承弊之後人稀士曠封建之事普未可行不臻至理兩失其中何者今

古異俗文質不同不可空採虛名以乖實効若即廢罷州縣分為列國無功而受封爵庶姓而專臣吏非直於理不合亦自制度難成至如磐石之基實資蕃屏皇枝帝子維城是寄伏以漢祖撥亂懲父前失大啓九國雜行霸道規模弘遠歷祚延長近代澆浮不樹宗子雖有王侯之號了一作無蕃輔之實故易為傾動顛而不扶前哲往賢論之已備臣愚以為當今之要莫如量於遠近分置王國均其戶邑強弱相濟畫野分疆不得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永無傾奪使各守其境而不能為非協力同心則足扶京室陛下然後命分諸子各就封之為置官僚皆一省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世永久則狂狡絕暴慢之心本朝無怵惕之慮臣輒獻愚管伏聽採擇塵黷非宜退增戰懼惶恐

謹言

論左右丞須得其人表

劉洎

貞觀十一年時為治書侍御史

臣某言臣聞尚書萬機寔為政本伏尋此選授受誠難是以八座比於文昌二丞方於管轄爰至郎曹舊唐書本傳作曹郎上應列宿苟非稱職竊位興譏伏見比來尚書省詔勅稽停文案擁滯臣誠雖庸劣請述其源貞觀之初未有令僕于時省務繁雜倍多於今而左丞戴胄右丞魏徵並曉達吏方質性平直事應彈舉所迴避陛下又假以恩慈自然肅物百為唐書匪懈抑此之由及杜正倫續任右丞頗亦厲下比者網維不舉並為勲親在位品貞觀政要作器非其任功勢相傾凡在官寮未循公道雖欲自強先懼囂謗所以郎中抑政要與奪唯事諮稟尚書依違不能唐書作得斷決或憚聞奏故事稽延案雖理窮仍更盤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一經

出手便涉年歲唐書或希旨失情或避嫌抑理勾司以案成為事了不究是非尚書用便僻為奉公莫論當否遞相姑息唯務彌縫且選賢授能非材莫舉天工人代焉可妄加至於懿戚元勲但宜優其禮秩或年高耄及或積病智昏既無益於時宜當致之以閑逸久妨賢路殊為不可將救茲宿弊且宜精簡四員政要作尚書左右丞左右司郎中如並得人自然網維恪唐書政要作備舉亦當矯正趨競豈唯息其稽滯而已二字唐書作忒

此篇六百九十六卷疏門重出今已削去

諫詰難公卿表 太宗

前人

臣某言臣聞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文粹作若乃課舊唐書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後篇作神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揚况動神機

文粹 縱天辯飾辭以析唐書其理授古以排其議欲令凡

度政要并後何階應答臣聞皇天以無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

德老君稱大辯若訥莊生稱會要後至道無文此皆不欲

煩也是以齊侯讀書輪扁竊笑漢皇慕古長孺陳譏文粹此

亦不欲勞也且多記則損心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

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

傷乎竊以今日升平皆陛下力行所至欲其文粹長久匪

由辯博但當忘彼愛憎慎茲取捨每事敦朴無非至公若

貞觀之初則可矣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

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矣伏願略茲雄辯

浩然養氣簡彼細圖後篇作淡焉怡目唐書作自怡固萬

壽於南岳齊百姓於東戶則天下幸甚皇恩斯畢文粹後篇

畢天下此篇六百七十五卷書門重出今已削去

論太子初立請尊賢學表後篇作請太子前人

臣某言臣聞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齒學三讓元良由

是作貞斯皆屈主祀後篇作之尊申下交之後篇有義故得芻

言咸薦眷問傍通不出軒庭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求固鴻

基後篇作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未嘗識

憂懼無由曉風俗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

終由外獎夫宗疑彼干籥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績甄覈彝

倫歷考賢聖咸資琢玉是故周儲上哲師望爽而加裕漢

嗣政要深仁引園綺而昭德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

際興亡斯在勤于始會要作苟將悔于終是以冕錯上書

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竊惟皇太子玉裕挺

生金聲夙振明允篤誠之美孝友仁義之方皆挺自天姿

非勞審諭固以華夷仰德翔泳希風矣然則寢門視後篇

膳已表於三朝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雖則春秋鼎盛飭

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惰業興譏後篇作志業難成取適晏安言唐書

後方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思廣離明輕願聞徹不

敢曲陳故事請以聖德言之伏惟陛下誕敷膺圖登庸歷

試多才多藝道著於匡時允武允文功成於纂祀萬方即

序九圍清晏尚且雖休勿休自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

睿思於當年乙夜觀書事高漢帝馬上披卷勤過魏后陛

下自勵如此而今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

也加以暫屏機務即寓雕蟲紆唐書寶思於天文則長河

韜映摘玉字於仙札則霽唐書霞成彩固以錙銖萬代冠

冕政要作首冠百王屈宋不足以升堂鍾張何階於入室陛下

自好會要作好古如此而今太子悠然靜處不尋篇翰臣所未

諭二也陛下備該後篇衆藝唐書作歷獨秀寰中猶晦天

聰唐書作聰俯詢凡識聽後篇朝之隙引見羣儒會要并後降

以溫顏訪以今古故得朝廷是非里閭好惡凡有巨細必

關聽覽陛下自行唐書作好如此而今太子久入趨侍不接

正人臣所未諭三也陛下若謂無益則何事勞神若謂有

成則宜申貽厥後義而不急未見其可伏願俯惟政要眷

範訓及諸君授以良書娛之家客朝唐書披經史觀成敗

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

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後篇光羣生之福也竊

以良娣之選遍於中國仰惟聖旨本求內助防微慎遠之

慮固非羣下所測暨乎徵簡人物則與聘納相違監撫二

周未延一士愚謂內既如彼外亦宜然者恐招物議將謂

陛下重內而輕外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

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今太子一侍天闈動移旬

朔師傳以下無由接見假令供奉有隙躔還東宮朝謁政
作既踈且政但要事欣仰規諫之道固所未暇陛下不可以
親教宮案無因唐書以進言雖有具寮竟將何補俯循前
躅銷抑下流弘遠大之規展師友之義則離唐書徽克茂
帝圖斯廣凡在黎元孰不慶賴太子温良恭儉聰明睿哲
含靈所悉臣豈不知而淺識勤勤思効愚裏者願滄溟益
潤日月增華也六六

此篇六百六十七卷重出今已削去

論攝養表太宗

岑文本

臣某言臣聞生者天之大人德者有生之最靈是以物無
大小咸愛其命人無貴賤咸貴其生故聖人弘金身之道
而能免於憂患賢者著養生之術而能終其壽考稽康有
去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而皆不

精故罕能得之又云夫為稼於蕩代偏有一溉之功雖同
焦爛必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不可誣矣誠哉斯言實
為篤論但生之術固非一途詳求至語其略莫若順陰陽
之序節寒温之中何則人資陰陽以育候寒温以成雖稟
於五常而連類於萬物在春夏也萬物因而生長人亦宜
微受温暖以豐其肌膚在秋冬也萬物因而收成人亦宜
微受寒涼以堅其筋骨是以貧賤之人皆順其性而疾病
者少富貴之人多違其真而疾病者多是知春生夏長秋
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不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
日四時之順不可失也仲長統曰百年者人之常壽之上
者也順四時節飲食適衣服遠聲色避災患者濟上壽之
常道至於吐故納新態經鳩顧此乃山林之術非廟堂所
行養生之要唯斯而已竊惟帝王之位尊貴斯極夏則履

致清暑長廡生寒金罍浮蟻無赫曦之色玉饌含冰有凄
涼之氣冬則溫室墻戶曲房掩軒前盈獸炭輕扇可以在
握躬御狐白微汗可以沾襟斯皆陰陽變易寒溫過度雖
適一時之性實乖四序之宜故荀卿曰喜怒哀樂好惡必
得其中所以養神也寒溫盈虛消息必得其中所以養氣
也寢興動靜屈伸必得其中所以養體也是知攝生之道
必在得宜况陛下憂勤之心勞於內豈可使冬夏之節候
虧於外哉伏願降日月之明覽賢聖之旨順陰陽之序節
寒溫之中則南山之壽更增於億年北極之尊永固於萬
國云云

諫五品已上妻犯姦不沒官表太宗褚遂良

臣遂良言臣聞大聖文明必垂憲法使聽之者知善聞之
者自新謂之中刑而終久無蔽糠粃古昔而樹之風聲冠

蓋百王光茲至道伏惟陛下心記五車坐談千卷斷決機
務必先至理臣昨日伏見勅至門下五品以上官人妻及
女等有犯罪者並沒為官婢夫犯惡逆始用此刑不然歷
代雜刑曾無此準聖主可以理干臣乞以一理敢煩天聽
夫禁穢防姦既張羅網生民干犯必有其事今忽有三公
六尚書等官當重寄或有子數人半居文武而此三公六
尚書之婦忽犯姦淫披猖衢路沒為官婢其夫既耻其子
亦愧更何顏以在列亦無面以當官合門耻辱一時俱弃
至於九卿之室十二衛將軍之妻沒為官婢夫豈不愧雖
有文武之幹珪璋之質朝廷之所嗤笑儕流之所指點自
貽伊戚理須屏跡臣恐失諸人倫有從此起是以古者存
其大體而略其微細掩其家室而用其才能若沒其女亦
為狼狽厥父與兄胡顏自處乞陛下審教化之本詳刑罰

之要臣其從鼎鑊更請一言忽若郡王近親縣主密屬有如此者若為處置若沒為官婢則非復國章若不為僇則同罪異罰臣詳案前載叅驗當今輕敢思量實為不可臣荷陛下殊恩擢居近侍披跡庸流位班四品官高祿厚於臣願足俛仰而無僇過從容而悅聖顏所以敢犯雷電獻心惟宸者夙奉深恩願整微節昔臣有慕汲黯而願其後為堯舜守茲愚誠欲崇主德雖則畏懼必冀陳聞伏願天明一垂矜察陛下必以為此事難容理須懲肅何^疑可更付近臣詳議增加其罪臣未敢出勅手執踟躕敢冒宸嚴伏待刑憲

第二表

前人

臣遂良言昔人輸寫至誠必通幽顯是以落日迴光飛泉上出臣丹心不著空祈聽覽擢臣之髮不足讎僇臣今月

五日詣虔化門進封表論五品以上官人妻及女等有犯罪者沒為官婢既未進旨下情惶懼臣又再三思量實為不可唯有身犯叛逆天下不容妻女等始合配沒自茲以往曾無此例若犯姦罪身即沒官不敬舅姑則依常律自非中刑不可為教至於一婦沒官其夫及子同宗合門有大羞辱見在朝者皆不可用郡王近親縣主密戚或有如此事並具前表夫帝王作典謂之利用恐其罪而化之不因其罪而利之不驚人心不與物議教民以善不為異罰自三皇以來二百餘帝禁姦穢皆無此法至於明聖獨用此刑既慙古昔終塵德義然則刑為政教之用政為宗稷之本若再三如此天下依行臣恐政道因茲漸就流壞是以不避嚴誅更敢一請若即班行四方談議臣緘口不言罪合萬死執以陳聞伏俟刑憲謹言

請官中眼花浪見不得輒奏表 前人

臣遂良言昔者聖人之於鬼神也聞之而不獨信知之而不專恃是以顓頊依於鬼神制之以正不懼驚異增修仁德孔子不語恠力亂神伏惟陛下氣蓋區中威移海外擁百萬之陣頓九夷之額自書史所載未之前聞夫人歡樂則意氣高悲哀則膽力少自不可信茲訛惑轉移常操而宮中嬪列謂之婦人恠弱周章眼花浪見更相恐懼動一驚百雖有孟賁壯志孔翟精誠終不免聽之心疑聞之意動變異之來具諸前志自須制之以貞正厲之以安靜謂之為吉則為變謂之為祥則為嘉如臣愚見宜勅官中眼花浪見不得報告傍人更相恐動亦不得專輒奏聞如此而不安然臣受死罪臣謹錄前載所見皆為吉慶事具別狀以聞

諫東宮物少於魏府長表

通鑑在貞觀十六年非前人要作十三年

臣遂良言昔聖人制禮尊嫡卑庶謂之儲君道亞霄極其為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卑不得為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必本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體特須尊崇如當親者踈當尊者卑二句一作不能明立定分則佞巧之姦承機而動私思容分舊唐書作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邃古道冠百王發號施令為世作法一日萬機未盡其美唐書作武未盡美臣職在諫諍無容靜嘿伏見東宮料物歲得四萬段付市貨賣凡直一萬一千貫魏府別州封及廩物一年凡直一萬六千貫此便儲后俸料翻少於諸藩唐書王魏朝野聞見以為非是唐書作不以為是陛下往年行幸自洛陽還太子於關首獻食家令無物可用遂內出綾綵貨充鼎

實預是宮臣誰不聞見陛下必以為魏府支用見不足入
多費廣此理可通然則至於儲君更宜增益臣謹按漢明
帝披輿地圖等諸國戶口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明德馬
後為言亦不備得此方防其嗜慾節其驕恣伏願陛下頗
擇漢世私湯無偏儲君之用微附古者然晉王陛下親自撫
養至於成立上聖深慈偏所鍾愛傳曰臣聞愛子教之以
義方忠孝恭儉義方之謂國家於東宮略同魏府即日所
觀未有殊別語其將來不可不慮若多其室宇唯欲崇高
賜以金貝使其盈積家人多於餘國良馬超於列藩王成
童之年已得如此長世已後嗜慾方生歲增則欣喜微減
則失意財多則溢罕有克全寵祿過驕安能自濟昔漢竇
太后及景帝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治
宮室複道彌望財臣萬計入警出蹕小不得意發病而死

宣帝亦驕恣淮陽憲王幾至放敗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

免伏願陛下

四字唐書
作且魏

王既新出閣恒存禮制

政要作訓
唐書作則

言提

其耳且示節儉自可在後月加歲增愛子豈慮不足微臣

庸暗不知大體所奉管見願悉言之特願天明曲垂省覽

即日諸王僚佐皆選上才或幹職有餘識見猶闕莫不誘

王財賄偏曲聞奏他王皆不得我王獨得之以此自矜以

茲為美即日僚佐率多如此愚臣所見特謂不然傳曰上

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則衆人萬語不及陛下下一言能成

就保全唯在陛下留意子弟置嚴師傅或諸王之國帝弟

歸藩何嘗不德音懇切示其成敗此皆皇唐美制以為稱

首諸王尊奉則無慙失然則芻蕘之說更有可觀愚臣千

慮或一可採伏願陛下廣加教喻他王皆求請有一王獨

足陛下則崇賞之他王皆戲有一王獨愛學陛下則崇賞

之他王好獵有一王獨不遊陛下則崇賞之他王皆營作
有一王獨靜處陛下則崇賞之上好之則下為之上賞之
則下趨之雕琢諸王皆成退素如斯陷敗臣所不聞薰風
所扇日馳千里既教唐書之以謙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
惟孝因而獎之道德齊禮乃為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
庸而成者也臣以不才叨居諫職其從鼎鑊輕敢以聞煩
讞之憊伏增戰懼

漢世太宗時二名不偏諱

諫欲觀起居紀錄表

太宗

朱子奢

貞觀中

臣子奢言今月十六日陛下出聖旨發德音以起居紀錄
書帝王臧否前代但臧之官人主不見今欲親自觀覽用
知得失愚以為聖德在躬舉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
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有未喻
大唐雖七百之祚天命無改至於曾玄已後或非上智但

中主庸君飾非護短見時史直辭極陳善惡未必省慙罪
已唯當致怨史官但君上尊嚴臣下卑賤有一於此何地
逃刑既不能朱雲廷折董狐無隱排霜觸電無顧死亡唯
應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聞乎所以前代不
觀蓋為此也其或有未允謹以奏聞伏待刑憲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四

表七十二

雜諫論二

諫農時出使表一首

為河內王論功表一首

論天官秋官及理匭使愆失表一首

論災異表一首

論則天不宜合葬乾陵表一首

論李多祚充夾侍表一首

諫中宗皇帝請內朝西宮表一首

論別宅女婦入宮表二首 論太廟屋壞請修德表一首

為從叔鴻臚少卿論旱請掩骼埋胔表一首

諫拜陵寢早表一首 江南府奏論驛馬表一首

諫農時出使表

高宗

劉思立

臣思立言臣伏見河南河北旱儉勅遣御史中丞崔謚給

事中劉景先分往一作道存問兼量事賑貸竊以水旱流行古
今代有不專示責一作責亦以戒盈伏惟天皇德越堯湯恩隆
父母纔逢殊候即軫冲襟但謂聖人隔於九重不知皇心
遍於四海所以分道出使量事優矜曲成賙給特加存問
誠非愚闇所合名言然芻蕘之情尚有未達敢獻狂直乞
垂省覽何者麥序方秋蠶功未及一作畢三時之務萬姓所
先勅使撫巡人皆悚抃忘其家業冀此天恩踴躍來一作參
迎必難柳止集衆衆英華作其積聚非既廣妨廢亦多加以途程往
還兼之晨夕停止一作滯設遣物去決不盡還况宣問須見
衆人賑給須作文簿少處猶經兩月多處必更淹延都計
所歷州縣煩擾不可勝紀又一使之下凡有一十六人并
馱所須惣乘一馬無驛之處須動公私簡弱取強非五十
匹不可禁馬之所求覓甚難使人欲來必須預追簡擇兩

後農要

唐書作務

特切常情斲廢須臾即虧歲計每為一馬遂

勞數家從此相乘恐更滋甚又刺史縣令委任不輕准勅
責成合稱明旨用倉給戶不足為難且令賑貸庶免飢乏
若須出使褒貶請待秋後開時臣備位憲司不敢不奏
云云
一作皆舊唐書劉憲傳

為河內王武懿宗論功表

武后

臣懿宗言伏奉某月日制書錄臣等在軍微功將加勳封
嘉命聿至寵靈載優伏對慙殞魂守顛越臣其中謝臣聞古
者名將先士卒而後身其功勸末世庸將窮人力以寵已
故其政乖然則單醪投河三軍告醉刻印在手萬夫以失
與衆共功專以獨利成敗之紀興亡繼焉賞者國之大柄
不可忽焉日者林胡構孽敢亂邊陲陛下徵義兵誅不道
天下士衆焱集星馳皆忘身憂國紓禍却難至於窮矢石

血草莽冒難險歷寒溫氣騰青雲精貫白日誠亦勤矣雖則聖靈威遠逆虜自滅然士卒戮力亦盡其勞今大功未酬衆議猶在而臣等驚怯猥加先封臣不能折衝虜庭還師在席今坐加第一一作士之賜以先將士之勤使鷓冠虎唐臣將何以勸今戰夫留滯於外府軍吏咨嗟於下寮臣等胡顏敢冒天造夫賞一勸百猶恐未孚利一沮萬其弊誰救爲命不可以招謗國章不可以假人伏願俯迴天光照登軍禮請以臣前件勲封迴授征戰之人及立功將士等上以明國之大賞下以知臣等謬功使人悅忘勞士咸知死然後兵可訓勵士可誅屠此誠國之元經不可苟而利者臣等不勝區區悚迫之至

論天官秋官及理匪使愆失表武后舊唐書本傳作職

徐有功

臣有功言自陛下即位已來海內官舊唐書本傳作職負一定而天

下選人漸多掌選之曹用捨不平補擬乖次應留即放應放翻留囑請公行顏面因懼遂使囂謗滿路怨讟盈朝浸以爲常殊無愧憚又往屬楊豫構禍唐書作唐時多逆節鞠訊結斷刑獄至嚴革命而唐書來載祀遽積餘風未殄用法猶深今推鞠者猶行酷法不依律文妄稱異端虛立證據構爲罪狀捨法用情格律照然無心遵奉斷事則不依款占不據條章狀表生情法外構理率心任意輕重自由天下稱冤莫不緣此陛下九重嚴祕萬機事揔何能一一躬覽事事親詳近臣畏罪而不言大臣重祿而不奏遂令刻薄之吏弊法未悛士子朝臣屏氣累息皆不自保恐墜網羅又陛下所令朝堂受表設旣投狀空有其名竟無其實並不能正直各自防閑延引歲時拖曳來去叫閣不達槌鼓不聞抱恨銜恩吁嗟而已至誠所感和氣必傷豈

不由受委任者不副天心是陛下務欲使申其寃是有司
務在增重其在塵垢聖德隱弊宸聰者是臣等不勝死罪
死罪臣今請考選官銓注不平致令在外怨讟者臣即察
訪糾而彈之獲其曲狀望貶考奪祿以愧其心罪仍依法
其刑獄推斷之官有行酷法妄加詰斷臣即按驗奏而劾
之獲其枉狀請即付法斷罪亦準前條奪祿貶考以慙其
德其三司受表及理匭申寃使不速與奪致令擁滯唐書塞
有理不為申者亦望準前彈奏貶考奪祿凡在百僚咸蒙
委任君臣之際義在無猜寄託之隆無過考選令人監視
全無付信徒為證見翻使有詞不如每事委之使臣得搖
霜筆其監考選御史望請愬停然臣昔處法司緣蒙擢用
臣愚無以上答至造願以執法酬恩無縱詭隨不避強禦
猛噬驚擊是臣之分如天恩允臣所奏請降勅施行庶不

越旬時亦可以除殘革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

論災異表

已見六百二十卷
武后

張說

論則天不冝合葬乾陵表

中宗

嚴善思名讓以字行

臣謹按天元房錄葬法云尊者先葬卑者不合於後開入

臣聞葬一無此三字

則天太后卑於天皇大帝今欲開乾陵合葬

即是以卑動尊事既不經恐不一作安穩臣又聞乾陵立宮

一作唐書一作關新

其門以石關

一作

塞其石縫隙鑄鐵以固其中

今若開陵必須鑄鑿然以神明之道體尚幽玄今乃動衆
加功誠恐多所驚黷又若別開門道以入立宮即往者葬
時神位先定今更改作為害益深又以修築乾陵之後國
頻有難遂至則天太后權德萬機二十餘年其難始定今
乃更加營作伏恐還有難生但合葬非古者在禮經緣情
為用固無定準一作足依無準况今事有不安豈可復循斯制伏

見漢時諸陵皇后多不合葬魏晉已降始有合者然以兩漢積年向餘四百魏晉之後祚皆不長雖受命應期有因天假然以循機享德亦在時文但陵墓所安必須資一作勝地後胤嗣續一作後胤嗣用託靈根或有不妥後嗣固亦一作難長享伏望依漢朝之故事改魏晉之類綱於乾陵之傍更擇吉地取生墓之法別起一陵既得從葬之儀又成固本之業臣伏以合葬者緣人一作緣私情不合者前循一作修故事若以神道有知幽途自得通會若以死者無知合之復有何益然以山川精氣上為星象若葬得其所則神安後昌若葬失其儀則神危後損所以先哲垂範具立一作葬之儀欲使生人之道必安死者之神永一作必泰伏望少迴天眷俯鑒一作覽臣言行古昔之明規制一作割私情之愛欲使社稷長享天下乂安凡在懷生孰不慶幸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諫李多祚充夾侍表

王觀

見舊唐書李多祚傳

臣觀言竊惟祔廟之禮在於尊祖奉先肅事之儀豈敢惟親與德伏見恩勅令安國相王與李多祚共唐書乘且多祚夷人有功於國適可加之寵爵豈宜逼奉至尊將唐書帝第而連衡與吾君而共輦誠恐萬方之人不允所望昔文帝引趙談參乘遠益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共乘與唐書之餘共載於是斥而下之多祚雖無趙談之累亦非卿相之重不自循省無聞固諱豈國乏良輔更無其人史官所書將示於後何表益之強諫獨微臣之不及惟陛下詳擇焉

諫中宗皇帝請內朝西官表 盧懷慎

臣懷慎言臣聞書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母伏惟陛下敬順昊天為人父母人之於孝乎故曰夫孝者天之

經地之義人之本也是陛下躬率此道為天下
先每十日朝西宮式展親親之義故得萬國之觀心者實
惟陛下孝理天下也臣竊不揆頗聞於師王者必深居而
高視用以表其嚴重也其將動未嘗不清道而後發昇車
而後引出有警入有蹕用備其周衛也今陛下再立乾坤
重安社稷克定中興之業務弘大孝之端率禮因心臣何
敢預然陛下臣之君父也夫為臣子者得不欲盡忠孝乎
忠孝之事臣安敢諱也固知言出必死亦所無辭臣死罪
死罪臣聞昔者漢祖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今日
陛下豈不欲為此此一作乎臣度其事業與此有異夫漢祖
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母故行於此耳今陛
下守文繼統嗣武開基奉三聖之休烈當千齡之寶命順
天立極蓋曰其常不知何為更用此道遠自三五洎乎夏

殷聖帝明王臣所覽見未有用此者陛下安所取則哉臣
聞事不師古匪說攸聞禮煩則黷柳有其義况應天去提
象纔至二里餘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茲屢出假愚
人萬有犯屬車之塵者陛下雖罪之何及縱使萬全亦非
重慎之道也且唐之寶命繼在陛下雖欲自忽其若社稷
何其若宗廟何頃三衛仗中路相失一有當時驚動聖聽
臣等空知待死臣死罪死罪望陛下從今已後遵其內朝
一則有暢於溫清二則無煩於出入敬慎之道誰曰不然
必以長至在辰元正布曆應天納祐行慶有期則願陛下
備法駕用羽儀然後出朝亦天下大禮也居常之日竊願
陛下思之臣本書生叨執簡輒薦芻蕘之議願申犬馬之
誠特乞天恩察其愚懇無任慙欵之至謹詣閣奉表以
聞

論別宅女婦入宮表

張廷珪 開元中

臣廷珪言昨奉進止別宅女婦皆遣入宮勅至黃門臣已執奏停寢數日宰相重宣陛下以人廢言未蒙允納密旨增峻制獄益嚴事相牽聯重有追掩竊聞輿議足以傷心或母子生離或男女永隔寃酷之至有甚於死方春德澤萬物昭蘇豈獨斯人不霑雨露一傷和氣恐沮聖恩況所進宮人皆非婉麗陛下容易將入下人迫脅而行不作無益害有益臣必知其然矣又陛下至明之君當比德於上皇豈校跡於中古况春秋鼎盛慶祚無窮樹德將逮於千年臣尚謂少行事儻乖於一物臣竊有疑且臣位在黃門年高白首常恐寵祿過厚顛墜微躬何所覬覦輒有干議伏以遭逢昌運沐浴湛恩如不披心竭誠無乃希旨苟免六合雖廣取容何地不勝愚懇之至謹重昧死奏聞伏願曲留天鑒少垂矜采

第二表

前人

臣廷珪言檢貞觀永徽故事婦人犯私並無入宮之例準天授二年有勅京師神都婦女犯姦先決杖六十配入掖庭至太極修格已從除削唯決杖六十仍依法科罪今不依觀貞永徽典故又捨太極憲章而依天授之法臣愚竊一作謂未便且法令者舉天下共之者也君不可失之於上臣不可違之於下如或失之於上則無以御下矣如或違之於下則無以事上矣所以古之聖人垂範作式懸諸象魏銘於景鍾昭示萬方期於畫一由是法有定禁時無濫刑化致邕和俗登仁壽鸞鳳巢閣騏驎在郊膏露浮甘卿雲布彩方今聖道包於天地仁恩浹於品物明無不燭聰無不聽時康俗泰遠肅邇安豈可升平之朝而行未令

之罰臣之愚鄙伏深疑懼無任懇迫之極謹昧死重連正
勅奏聞特乞天恩曲垂矜鑒得令別宅文婦等各准法處
分率土蒼生幸甚如允臣所請仍望便亭今勅內宣降進止

論太廟屋壞請修德表

玄宗

諸無量

開元五年

臣聞尚書鴻範傳云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其變昔成
湯遇旱引事自責云女謁盛耶今則太廟毀壞即是先祖
示變後宮衆多即是陰盛陽微伏請後宮之中非所幸者
親享之後簡出少應其變則上達先祖必災異自消昔殷
帝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雒武丁憂懼問其臣祖
乙祖乙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乃修政行德殷道復興
昔太戊之時桑穀二木共生於朝一暮大拱此不恭之罪
也太戊修德桑穀自削昔周成王之時周公輔政二叔流
言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則盡嫗大木斯拔邦人

大恐王乃與大夫盡出郊天乃返風禾則盡起歲則大熟
昔宋景公之時熒感守心星公問之司星子常對曰禍在
君可移於相公曰宰相所與共理國也曰移於人公曰人
死誰為君曰移於歲公曰乞食人必死子常曰天處高而
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心三賞熒惑果徙三舍至漢之末
景並勸明天子也亦有災異繼起修德行政其名益光愚
又竊聞左右近臣妄奏云國家太廟其材木是符堅時舊
殿臣按括地志云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改造
此廟元非符堅及宇文氏所作也況國家隋文帝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豈復遽取符堅之舊殿以充太廟者乎此則
言偽而辨殊不足彩納伏願精選舉用賢良節奢靡輕賦
稅繼絕代慎刑罰納諫爭察諂諛夫賢良任用則能興化
致理矣節奢靡則不恣耳目之欲清靜風行矣輕賦稅則

下人樂以奉上不困窮矣以繼代則崇德報功有勸沮矣
慎刑罰則寬猛相濟不濫罰矣納諫諍則日聞己過人竭
忠矣察諂諛則君子道長無邪僻矣非禮物動順時行令
夫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和矣天地和會
災異自削伏願陛下虔奉神心競謹天戒幸甚

為從叔鴻臚少卿論旱請掩骼埋胔表奏蕭穎士

臣穎士言臣聞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故心苟所至願必上
聞所以整露塵消裨助山海則匪躬之節著致主之情竭矣
臣實無庸志業非遠幸逢明聖累忝驅策位登四品官亞
九卿叨竊已多荅効無紀常願剝肝碎骨仰報於天此臣
景行前修烟款終夕不能已也臣某謝臣聞諸傳曰天災
流行國家代有雖升平之代秉哲之君禮義不愆刑罰斯
中而適當其際化理不回故商武受命之賢王周宣中

興之令主桑林未禱金石以銷禮疑其大統則陰陽之數義
實固然推其至理則時事之端政乖取此誠細有所遺驗
諸方志昭然可辨雖日月薄蝕無損於明而宵旰兢懷未
喻其道良足惜也伏惟開元聖文神武皇帝陛下道格上
蒼功深下濟叶兩儀之高厚等四序之運行告成岱宗而
靈響聿應展禮農籍而嘉禾實穎烝烝過於虞后翼翼邁
於周文故玄祖契會昌之符蒼生殘仁壽之域臣竊觀圖
諫所記生靈以來巍巍赫赫未有如聖朝之盛者也而
水旱小數時或憊和一旬不雨仍延聖慮臣竊以殷周之
事考之斯可得而言矣臣聞道德經曰大軍之後必有克
年論語亦曰因之以師旅加之以饑饉蓋去曝骨中原感
動和氣疵癘是作災害用生故強死之塊傳稱為鬼積尸
之氣禮有驅除徒言也臣竊觀成湯之受命也前有伐

葛之役後有升而之師凡七十二征而天下服故其詩曰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莫我敢遏宣王之中興也
亦南征淮甸北伐太原外攘戎狄復文武之土故其詩曰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則二主用師而
定也明矣未聞有岐昌掩骼之政秦穆封尸之令早曠之
故不亦宜乎不然則月令孟春之命一作掩骼埋胔周禮
蜡人職掌凡國骹禁埋而置楬焉糞虛設也臣聞之五材
並用誰能去兵小則施諸東朝大則陳諸原野我國家橐
鞬理定十紀于斯陛下重之以懷柔申之以靈武三韓左
衽夷於郡縣六狄解辯願為臣妾詩書所載未之聞也而
西戎醜類尚興荒野之師胡雉餘猶傲柳城之戍陛下爰
整其旅予厥匪人雖有征無戰不聞遺鏃之矢而恃險與
馬猶積抗輪之斃故血膏草莽骸聚山丘史不絕書士

有餘勇以為常矣臣又聞之帝王者則天而法地長物以
子人如天之無不燾如地之無不載故天地無遺人雖古
先哲王內諸華而外夷狄亦去要服者貢荒服者王聲教
所加命予一揆所以伐其叛而柔其服重其生而哀其死死
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書曰丕冒海隅莫不率俾此之
謂也頃春之季恒陽小憇宿麥未登首種不入賴陛下憂
勞日昊以萬物為心天且不違應入影響閏月去暮時雨
滂流我田我私既浹祁祁之澤彼黍彼稷方城油油之稼
此天慶陛下至誠一作人感陛下深矣而密雲未灑忽復
二旬時屬炎蒸土仍滌漉元元之望又加于茲昔燕祠寡
婦延闔境之閩漢察寃囚致隨車之雨一作今陛下當措
刑之代濟必封之吐吏不苛刻人無怨訴憊尤之由有異
於彼愚不敏一有竊有所見謂宜分遣制使往校邊庭凡

戰陣之處骸骨所在即時埋掩仍施厲禁則儀刑萬國仁
洽九泉存亡均雨露之恩華夷同日月之照庶膏液與聖
私齊運旱苗將巧骨俱榮不任六去

諫拜陵寢早表

劉彤

臣彤言陛下明發不寢展敬山陵朝拜之時必候清曉此
誠孝思罔極求諸幽明之弘義也筆發軔路猶隳黑紅塵
四合白刃交馳往來不相知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敗車逸
馬枯木朽株則變在不虞患生所忽不可輕也愚臣淺識
實以愚迫伏願慮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必候朝光
則凡百觀心普天幸甚臣某六去

河南府奏論驛馬表

臣某言今月一日中使魏光勝至伏奉手詔當管每驛更
加添鞍馬不得停留往來使命者伏以所到郵傳以備急

宣由臣政術無方令馬蓄有闕忽奉恩詔憂皇失圖臣某
中謝臣伏以當府重務無過驛馬臣到官之日惟此是圖雖
收市百端死損相繼蓋緣府界闊遠山谷重深至春多兩
馬蹄又軟驅馳石路斃蹄實多此於陝號已西及汝鄭等
處道路稍異日夜倍憂又西自永寧東自汜水南到臨汝
北達河陽正驛都管一十六所常加填備動以欠闕此皆
以臣無政術上軫聖心跼地詩踏天不足所處臣今分
遺官吏稍加價錢兼令外求冀免有闕臣某中謝又盧會昌
到日臣謹依詔旨差入領送上都無任懇迫惶懼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五

表七十三

雜諫論三

諫鹽鐵表一首

為田神玉謝不許赴上都護喪表一首

論裴延齡表二首

論追制表一首

諫請不用奸臣表三首

夔州論利害表一首

論利害表一首

為濮陽公論皇太子表一首

諫中官打人表一首

為集賢崔相公論京兆除授表一首

論鹽鐵表

劉彤

臣聞國之興衰在人不在天政之理亂在變不在習故殷辛失道雖得歲而亡齊桓及經雖改法而霸此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之明効也是以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治

樂者豈祖孫父子苟欲殊其業耶誠代異乎宜而時有所適不得已而然耳故能功格天地道濟生人三五而來未聞有弊而不遷以之長世唐諱者也國家承亡隋一作百二之季開

累聖之業至於憲章彝典立教垂訓一作統可謂詳矣然猶

倉廩未實流庸未還俗困兼并人嗟杼軸者所謂能適道

矣而未能權積習之見不迴而隨時之宜未得故也臣聞

漢之五葉孝武為政一廐馬三十萬後宮數千萬貢禹傳考武取好大

數千人以填後宮萬字疑衍

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實百當今然

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也豈非古取

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

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此所以古今不一羸儉相懸故

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官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

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濟人盛事也臣實謂當今宜之夫黃

海為鹽採山鑄金伐木為室者豐饒之輩也寒而無衣飢

而無食傭賃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求山海厚利奪農

餘之人輕調徭役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

王之道可不然乎臣願陛下詔鹽鐵木等官收與利貨買

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矣然後下寬貸之令蠲窮

獨之徭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討百蠻不憂千金之費

懷萬國自有三錫之饒雖戎狄降附堯湯水旱無足虞也

如此則成康刑措而頌聲作臣愚易之臣聞可與守一作樂

成而難與慮始者常情是也陛下若允臣愚計便付有司

則恐由習常就之無日伏請付中書門下令妙擇才幹委

以使車則遇臣所獻儻俾萬一奉天適變惟在陛下行之

為田神玉謝不許赴上都護喪表

此篇當在五百九十七卷喪葬門今已移入姑存其目

論裴延齡表

元稹

按陸贄貞元十年貶元稹元和元年除格遺相去十一年二表決非稹作集亦無之

臣某言昨二十五日宰臣伏宣聖旨以陸贄貶官罪狀不可書於詔命陛下慈仁愛人恩宥愚直仍今後有所見得以上聞臣忝職諫司不勝大幸臣等前所上表言陸贄等得罪之由起於讒構此皆延齡每自昌言以弄威寵及奉宣示姦詐乃明陸贄久在禁垣復興樞要今之譴責固出聖衷竊以李充勵志卹人勤身奉職惠愛之化洽於細微頃以公事之間與延齡相敵未貶之月延齡亦以語入讒構之端羣情是惑聞臣大臣之體出於讒辭安可持密勿之言為忿怒之柄朝廷側遠通搖心百官素不能親附延齡者屏氣私門不知自保陛下聖德下照物無所遺豈獨後於一夫而乃薄於天下惟發讒中官備問問

里有言延齡無罪李充有過臣實微眇敢逃天誅李充覆族亡家於臣何害事關大本不敢自私延齡姦計萬殊方司邦賦必能公用財賄陰結匪人則他時之過彰聞路絕伏以貞觀遺訓日經宸心去其邪謀以慰天下幸甚幸甚臣不勝懇迫之至

同前 德宗

前人

臣某言間者陛下親授臣以直言之詔又命臣以言責之官奉職以來未嘗忘死誓將忠懇上荅鏐造竊以裴延齡虧損聖德瀆亂典章邀其欲以蝥毒黎元盜其苛刻以動搖邊鄙弄陛下爵位以公授私人盜陛下威權以誘脅忠善賢愚注耳朝野同辭臣固不敢飾其繁文再擾聰明所以晝夜感憤不能自寧者以陛下執刑賞之柄不僭在入延齡狡詐公行曾不為念伏見去年十二月五日勅度

支計管李玘配流播州張勛配流崖州仍各決六十斯則
廷齡自快怒心曲遂其狀陛下聽之以誠謂為當舉峻其
所罰用直群司罪名及加寬聲大振陛下深鑒其事詔命
中留曾不旬朝馳聞海內使遠近之人疑陛下明有所擁令
無必行奸以陷君執任其咎儻二人獨決廷齡之手死不
得言化理之失豈不重乎陛下常以登聞之鼓置之於庭
必欲人情纖微不滯於外比來或事繫度支銜冤上訴
皆不即驗問盡付廷齡縲囚衣冠攘奪孤賤身不足償其
怒家無以應其求怨痛內緘誰與理矰繳盈路動而見拘
咫尺天門不敢上訴廷齡之威益熾疲人之苦日深陛
下必以廷齡為賢言者皆妄不若明白其罪昭示萬方便
廷齡無辜辨之何害儻兇惡茲漫鬱於人心決之不特所
傷豈細臣實寒心銷肉用是為憂伏惟俯降聖情召臣問
狀有一非據罪在面欺臣不勝迫切之至

論追制表 憲宗

元稹

臣某言臣聞令之必行於下者

集作必於行之者

信也令苟不信患

莫大焉今陛下初臨寓內務切黎元慮於牧守字人之官
所宜詳擇苟未得人不當虛授苟或任使不可屢遷臣竊
見近除寧州刺史論憐處州刺史高弘本通州刺史豆盧
靖曾不涉旬並已追制又以杜兼為蘇州刺史行未半途
復改即署臣不知誰請於陛下而授之誰請於陛下而追
之追之是則授之非授之是則追之非以非為是者罰必
加然後人不敢輕其舉以是為非者罪必及然後下不敢
用其私此先王所以不令而人從不言而入信豈異事哉
率是道也今陛下如綸之令朝降反汗之詔夕施紛紛紜
紜無所歸咎臣竊恐陛下之令未能取信於朝廷而況取

信於天下乎臣伏願陛下徵舉者之詞察追者之請若舉者之詞直則請而追之者不得無過若追者之理勝則舉而授之者不得無辜賞罰是非所宜明當況陛下肇臨黎庶教化惟新誥令之間四方所仰小有得失天下必聞臣實庸愚謬居諫列職當言貴不敢偷安苟有所補集作禱萬死無恨無任遇迫懇幾之至謹詣東上閣門奉表以聞

諫請不用奸臣表 穆宗

裴度

臣度言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主輒為直臣上荅殊私下塞群望一作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為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臣某謝中伏惟文武孝德皇帝陛下慕一作恭承丕業光啓雄國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逆堅構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集作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為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

亂山東禁闖奸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闖患大小者臣等與諸道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不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集作怨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有所畏集作忌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為國計且為身計一作謀耳臣此者猶懷一作思隱隱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君一作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待一作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凶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繫一作計於安危痛此奸臣一作邪恣其斯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與翰苑近一作舊臣結為朋黨集作黨與陛下聽所說則必訪近於臣不知近臣已先一作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皆是至切一作皆要切所奉集作達書詔多有參差

蒙一作陛下委寄之意不輕被奸臣抑損之事不少臣所

與一作倭倖亦無讎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

事奸臣之黨一作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座之前必能悉

數其罪一作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眾一作進

逐便討賊一作功計奸臣之黨尤所一作曲加阻礙恐臣統率諸

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一作束集作意見悉遭杜一作蔽塞復恐

三人險狡一作復共同辭合力或令兩道招撫逼留旬時

或遣尉一作州行營拖拽日月但欲一作集俗令臣失所使臣

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為臣事君一至於

此且陛下前後左右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

師旅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奸臣盡去則

河北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一作尚奸臣盡去則

賊雖平益熾一作縱臣伏讀國史知一作集作代宗之朝蕃戎

侵軼直至畿甸一作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一作蒙蔽

幾危社稷當時柳抗乃太常一博士耳猶抗表歸罪為國

除害今臣所任兼惣將相豈可觀兇邪有噎日月臣不勝

感恩一作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奉表以聞儻陛

下未甚信臣一作信忠言猶感奸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

夫與百寮集議彼一作不授責臣合伏辜天鑒孔一作明照臣

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臣雖死之日猶生

之年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第二表集作狀 前人

臣某言臣聞木有蠹蠹其木必壞國有奸臣其國必亂伏

以前件人蠹為奸欺下罔上百辟卿士莫不知名集作莫敢

指若不竄逐必為患難陛下雖集作他集作時追悔亦恐無及臣

所以奮不顧身舉明罪惡其第一表集作狀第集作狀恐聖意含

弘留中不行臣謹再寫重進伏乞聖恩宣出令文武百寮
於朝堂集議必以臣表狀虛謬抵誤權倖伏望更加謹責
以謝弘簡元稹如弘簡元稹等實為朋黨實蔽聖聰實是
奸邪實作威福伏望議事定刑以謝天下臣今將赴行營
誓除集作誅兇寇而憂在心腹不在四支憂在朝堂一作廷不
在河朔伏感諸葛亮出師之時表上言事猶以宮中府中
不宜一作合同異科犯為善為惡請申刑賞臣才雖不逮諸
葛亮心有慕於古人味死聞天伏紙流汗

同前

白居易

臣某言臣聞主聖臣忠聖主既明臣輒獻至忠之誠上理
國之典下去邪之疑伏望陛下納臣之諫則海隅蒼生兵
屯咸偃無大臣之諫則國必敗有大臣之諫則國必安非
元稹之慙其事有實亦不虛矣矯詐亂邪實元稹之過朝

廷俱惡卿士同寬裴度論議之謀陛下已令獎慶之勲
不允所請理已為乖今陛下含忍不為竄逐處之台司同議
國典天下人心無不惶戰何執元稹之言居度散司之職
且同議裴度令疑功業今代一人卿侯士庶無不同惜今
天下欽度者多奉稹者少陛下不念其功何忍疑其奸臣
之論况裴度有平蔡之功元稹有蠶軒之過東都留守誠
即清閑大勞之功不合居於散地伏望陛下聖恩照明無
執矯言伏乞追一一裴度別議寵榮臣素與元稹志一作交
不欲發明伏以大臣沉屈不利於國方斷往日之交以存
國章之政臣等職當諫列不敢不奏謹奉表以聞無任競
迫戰切之極瞻望迴恩天下同慶

元白交分始終不替方元傾裴時白不在諫列文既
不應集固無之

夔州論利害表

劉禹錫

臣某言伏準元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勅諸州刺史如有利害可言者不限時節任自上表聞奏者臣伏見貞觀中詔許羣臣各上書言利便馬周時一布衣遂因中郎將常何獻策二十餘事太宗深奇之盡行其言擢周為御史一兼行至龍朔中壁州刺史鄧弘慶進平索看精四字堪為酒令高宗嘉之亦行其言遷弘慶為朗州刺史則知苟有所見雖布衣之賤遠守之微亦可施用況臣早受國恩德宗朝忝為御史逮今歷事四聖集作朝頻領藩條當陛下至明之時是微臣竭節之日伏以守在遐郡不敢廣有所陳謹準勅上利害及當州公務各具別狀奏集作以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無任

論利害表

前人

臣某言伏準今年正月五日德音宜令諸道觀察使刺史各具當處利害附驛以聞者伏惟皇帝陛下睿誓自天纘承列聖善述先志發揚德音率土人臣不勝慶幸臣虔奉詔旨宣示蒸黎伏以華夏不同土宜各異詳求利病謹具奏聞伏乞聖慈俯賜昭鑒臣伏覽國史竊見開元十八年朝集使至京師玄宗臨軒親問利害時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便宜事論轉運甚詳竟不行下至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再以前事奏論方見允納比及三年漕運七百萬石省脚三十餘萬貫當耀卿前不見納必有人非之及後數年得集作方展其効臣僻守遠郡敢望言行祇奉詔書或冀萬一伏惟明主擇之無任

為濮陽公論皇太子表

李商隱

臣某言今月某日得本道進奏院狀報今月六日宰臣鄭

某等率三省官屬入論皇太子事者褫魄疆場馳魂輦轂
莫知本末伏用驚惶臣某中謝臣聞禮贊元良易標明兩是
司七鬯以奉宗祧華夏式瞻邦家大本自昔質文或異步
驟雖殊既立之以賢則輔之有道北宮養德東序承榮集
勞務近正人用光繼體周則高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漢則
踈氏二賢商山四老內揚孝道外盡忠規猶在去彼猜嫌
辨其疑是不由微細輕致動搖乃得守三十代之丕圖延
四百年之景祚著於史冊煥若丹青伏惟皇帝陛下道冠
百王功高三古事窺化本謀洞機先皇太子自正位春坊
傳輝望苑陛下旁延雋乂以贊溫文並學探泉源氣壓浮
競嗜魚不進求玦莫從有王褒之獻箴無卞蘭之奉賦今
縱粗乖睿旨微慙聖心當以猶屬妙齡未加元服或携徒
御特縱一作逸遊樂野夏儲亦嘗觀舞南皮魏副屢見飛觴

陛下濬發慈仁殷勤指教稍踰規戒即震威靈雖伐木析
薪必循其理而逝梁發筍亦有可虞抑臣又聞父之於子
也有嚴訓而無責善君之於臣也有掩惡而復錄功故得
各務日新並從夕改同寘子集作道不傷其慈儻犯在斯
須便遺天性過當造次遽抵國章則以古以今孰為令子
在朝在野誰曰全臣虛牽復之微集作言失不貳之深旨
伏以集作陛下侔覆育於天地霽赫怒於雷霆復許省勵
宮闈卑謝師傳蹈殊休於列聖慰欽矚於兆人臣才則荒
涼志惟朴駮因緣代葉蒙被官榮竊諸侯之土田領大將
之旗鼓當車折檻合首他人瀝膽刺心正當今日而名非
朝籍務切軍機道阻且躋佇立以泣龍樓獻直戴逵之辭
翰幾聞鳳闕拜章張儼之精誠未泯干冒宸極無任隕涕
祈恩之至謹差某官某奉表陳論以聞

諫中官打人表

劉寬

臣某言臣生逢昌運謬列班行官爲御史職在舉事蓋髮始壯名籍已至在臣至微誠爲多幸所以愛惜朝廷宗廟之意與元老大臣不殊臣昨遇郊禋得陪盛禮見執事者說陛下饗獻太廟至穆宗皇帝第九室跪起嗚咽感動神人臣不覺涕淚知陛下孝德可以化天下矣又至圓立觀陛下升降嚴恭之禮不覺手足舞蹈知陛下誠敬可以達神明矣如嚮者數事非根於生知稟於天授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權是而論則三皇之德必可侔五帝之業不足跛洎車駕即路臣實先馳至丹鳳門南禮物備具忽聞傳說去適有白身數十人於金鷄竿下奪囚崔發亂打致死有司救止力不能禁兵仗紛紜僅以格戰瓦礫交下傍中朝臣臣不勝驚痛蓋惜其無知毀損聖德也如此崔發

縣令有事

疑

當之罪抵朝廷之法有不赦之科斷自宸衷寘諸

刑典則可矣豈得下人肆意騁憾一時紊亂紀綱敗失國體豈可使縱恣漸隳也儻陛下欲杜將來之萌絕偏黨之說俾罪人斯得正是刑名則太平之業日益崇矣臣又以爲今日構扇人數至多若盡加誅恐非中典苟捨而不問實蠹大猷以臣愚見莫若勅左右軍使尋求首謀者一二十輩下明詔以示海內知人臣無專殺之文乘間之謀不敢萌貯庶無私之德與日月盡明又伏聆今月赦書求理至切令一作命諫臣論事遣憲吏執法乘輿服御志在抑損又以見陛下遵禹湯之旨同堯舜之求臣爲耳目若有所聞而不上啓是臣負陛下之深也焉敢不言不勝悽悽懇切之至

爲集賢崔相公論京兆除授表

錢珣

臣某言今日某日伏奉密詔具審聖旨欲以某官鄭浦授京兆尹令臣進擬來者出自宸衷敢言違詔事非允當合具奏聞伏以三輔之雄京兆居首王畿之理專制甚難歷代重官當今急務比者任用多是丞郎給舍有才之人或藩方善政之師宣宗皇帝求理之切常輟翰林學士常澳授以此官今陛下固合且命中書令其公選苟或未稱即可改張鄭某自守疑周行頗聞靜守當官莅職亦極恪勩量材則可以序遷進善則無妨獎勸至於關中戶口本貫京師較下威權莫先尹正畿甸之內諸鎮甚多都城之間萬戶來會責辨則供須極衆整肅則彈壓且殷鄭浦入仕之初曾為鹽州軍事判官幸守章程粗成勞績因茲際會遂列朝班物望固輕揚歷未久儻以此官除授必當不叶群情向者嗣薛王系以宗室大臣久兼崇秩事功已著惣領

方宜以浦代之恐失所稱浦既乏公望又匪異材遽達宸聰必因薦導失舉之誤所繫非輕臣知系出藩便憂京尹之任蓋二十四縣無不凋殘况屬今秋又罹兵火鄉閭劫殺尚且未安軍鎮侵陵比常多事賦輸之際撫緝尤難項自黃巢犯闕災患相繼京畿百姓傷死固多今所保全皆由自備凡為兵器無不家藏寇至即設寨依山事已則還鄉力穡可耕可戰自是精兵今近鎮多強不為無事徵召外藩騎卒朝廷又乏軍糧昨者猖狂兼為患禍每宜深戒不可遽忘實任京尹之權兼須武略不唯便於政理亦要防於艱虞臣請便言冀合睿筭竊見某官李鋌一作鋌兩朝宿將久立茂勳頗以威名彰於委寄衆情甚洽公論多推授以尹京必能通濟京畿制置兼以命之有權則可抑豪強用武則可清奸盜圖安之本全在京都備患之先無

加軍旅鉞之材略得以愬臨畿內戶人累經賊寇農收之暇訓練不難鄉閭自強侵擾固息無事則各營耕稼有慮則便執干戈不假饋糧又非失業既安必集就便不煩況目下京都未能安堵速須制置安得因循非李鉞不可委任事惟權一作重難尋已叅詳外度人情內思機便悉宜如此方敢陳論伏乞聖明靜賜睿循一作覽以京尹難理之事思當今奸弊之初用非材無望之人可以控制於此若他時不濟何以謀安雖欲用典罪之固亦無救於患且李鉞與臣無素分鄭浦於臣無宿嫌與奪之間公當而已切於此事尋欲兼候奏聞便屬忽患瘡痍不離枕蓆近雖潰穴尚有本根固極虛羸且須將理寢食敢忘於機務敷陳又隔於天顏遂敢直奉牋毫粗達肝膈伏以反正之新致理仍急有犯無隱臣心合整於此時從善如流聖政宜先於

大者甚難甚切不敢不論伏以睿斷精明臣等常切感忤今茲論列實冀允從儻或未察愚衷臣實不敢奉詔干冒宸衷臣某無任惶恐迫切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五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六

表七十四

遺表

遺表一首

為田尚書遺表一首

權文公遺表一首

為昭義李相公作遺表一首

代僕射濮陽公遺表一首

代彭陽公遺表一首

代安平公遺表一首

遺表

房玄齡

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洎

一作

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

今古為中國患者無過

一作

突厥遂能坐運神策不設

一作

殿堂大小不可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

延陀鳩張尋就夷戮

一作

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以北

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換於流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

薄伐俱從平蕩高麗歷代連誅莫能討伐一作擊陛下責其

逆亂殺一作主虐人親惣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即拔

遼東前後虜獲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雪往代之

宿耻掩崑陵之枯骨此功校德萬倍於古前一作王此聖主一作心

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

於配天觀夷狄之將亡則指期周數一作歲授將帥之節度

則決機萬里屈指而推一作驛視景而望書符應若神筭

無遺策擢將於行伍之中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夷單使一

見不忘小臣之名未嘗再問箭川七札弓貫六鈞加以留

情墳典屬意篇章一作翰筆邁鍾張詞一作窮班馬文

鋒既振則宮徵一作則自諧輕毫暫飛則花藹競發撫萬

姓以慈惠遇羣臣有一作禮法褒毫髮一作秋毫之善解吞舟

之網逆耳之諫必聽膚受之訴斯絕好生之德禁障塞於

江湖惡殺之仁息鼓刀於屠肆鳧鶴一作鶴荷稻梁之惠犬

馬蒙帷蓋之恩降乘吮思摩之瘡登堂臨魏徵之柩哭戰

亡之卒則哀慟六軍負填道之薪則精感天地重黔黎之

大命特盡心於庶獄臣心識昏憤豈足論聖功之深遠談

天德之高大哉陛下兼衆美覽有之靡不備具微臣深為

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周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

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又曰知進退存亡不失其正者其

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者一作退之義存者一作亡之機

得者一作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者蓋為此一作謂也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

拓土地一作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

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鱉畜之宜從闔略若必欲

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一死囚必令三覆

五奏進素食亭音樂者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也況今
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城行一作陳之間委之於
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英華作孤兒
寡妻慈母望轡車而掩泣抱枯骨而一作摧心足以變動
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一作之冤痛也且兵一有凶器戰
者字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麗遺失臣節而陛下誅
之可也侵擾百姓而陛下滅之可也久長能為中國患而
陛下除之可也有一於此雖日殺萬夫不足為愧今無此
三條坐煩中國內為舊王雪怨外為新羅報讎豈非所存
者小所損者大願陛下遵皇祖老子都一作足之誠以保
萬代巍巍之名發霽然之恩降寬大之詔順陽春以布澤
許高麗以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
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旦夕入地所恨竟無塵露少一作

增海岳謹述

一作

殘魂餘息預代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即臣死且不朽

為王尚書遺表

王行元

臣某聞死生者天地之常数忠孝者臣子之本心其孝未
立於家忠未報於國而桑榆遽迫風燭俄驚雖脩短之分
偶然而古今之歎一也臣受性頑疎昧於攝理嘗服石乳
頗歷歲年始自去冬微覺發動皇慈軫念眷渥旁流特賜
祕方兼傳要訣王久荐至駟騎載馳竊見聖心密聞天語
方驗君臣之樂旋知瞑眩之功碎首微軀無階上答將謂
載安營魄更長皮膚得霑雨露之慈可延犬馬之命不悟
才微任重福過災生從此月十二日已後舊疾再發氣緒
羸憊心慮沉綿徒加藥餌竟未瘳損自二十二日已後轉
覺危惛生意寂寥視陰恐盡渴日不足臣自揣度必難保

全雖覆載所容亭育之恩至廣且鬼神不捨膏育之計已成永辭明聖憂在漏刻臣自荷深恩謬居方鎮三承寵命六變星霜撫俗臨戎幸無敗闕皆陛下聖謨弘貸立既昭宣誓欲乘此遭逢少施勞効使千載之後知聖代有守土之臣焉永懷楊僕之移關常念子牟之戀闕是以仍歲抗表備述本誠瞻望軒墀冀獲朝覲儻丹誠曲遂立鑒俯從則臣此生沒齒無恨豈意隱匿爲咎至誠不通徒一作知生也有涯何遽死之將至行潦微波望朝宗而先竭衰楊弱質待歲寒而已周無由假魯陽之戈空想結柱回之草伏惟聖念俯察哀懷仰天無聲伏表流涕無任感戀獻歎之至

權文公遺表

臣某言生逢聖時獲事陛下以臣鷲朴一作林慮備位將相幸

免罪矣實無裨補福過災生二年已來脚疾痺緩近自旬日咽喉氣痛漸就危憊慮不支持永辭聖明涕流嗚咽伏惟皇帝陛下繼十一葉休運承二百年景祚平吳定蜀掃蕩淮夷巍巍功德與天地準今縱有疥癬不足平夷伏惟以愷悌之仁弘寬大之本爲九州自愛使萬古同福則臣幽冥之下同生物受賜無任感恩攀戀悲激之至

代僕射濮陽公遺表

李商隱

臣某言臣聞螻蟻知雨雖通感於玄天蒲柳望秋必凋華於厚夜况臣攝生寡要將命無方寒暑頽侵精神坐竭寵乏傳薪之火餘焰幾何隙無留影之駒殘光即盡叩心戀闕恐死一作集封章叫白日而不迴望青天而永訣臣某中謝臣雖忝望族本實將家自先臣出惣郊圻遇大國靜無師旅被服元化翱翔盛時遂與季第叅元俱以詞場就貢久

而不調因以上書自薦求通干時願或芸香作吏始筮仕
於德宗瑞節臨戎復分優于陛下雖惟分有限而忠誠不
移一作磨固無韓彭為將之能實慕趙竇散財之義兩踰嶺
嶠四建牙旗約已縈身絕甘分少良田五頃慮莫及於子
孫厚祿萬鍾惠頗靈於賓客恭承詔命以守藩條而掌事
者徒以元和中呂元膺留守東都李師古潛謀洛邑託以
郡邸入之甲兵臣當時為元膺賓僚值師古竊發藍衫不
脫竹簡仍持因為麾兵虜其渠帥遂以將材相許戎統見
期頡頏遐途纂修舊服光陰荏苒遷授頻仍昨者分領許
昌兼臨河內當上黨阻兵之始是孽童拒詔之初臣方將
奮勵疲駑指揮精銳所冀解鞍赤狄息驚晉城大攘蜂蠆
之羣以雪人神之憤自前月某日後軍聲大振賊勢稍衰
人一其心士百其勇驚領有相曾無定遠之期馬革裹尸

實負伏波之願而精誠靡著素志集作志聖見違援袍之意方
堅就木之期俄及忽自今月某日疾生腹藏弊及筋骸藥
劑之攻擊愈深神理之禱祠無一固已騰名鬼錄收氣人
寰復燃無望於死灰更起難同於仆樹然臣素窺長者曾
慕達人省於變化之端粗識死生之理豈其有貪富貴敢
冀延長但以未報國恩未誅賊黨視曹長兑對予莫鬱思
犬馬以自悲悼集作懼鍾漏之先迫志有所在傷如之何撫
節而乏淚以流伏集作鍾漏之先迫志有所在傷如之何撫
已舉牒差某官某河陽留務差某官某懷州留務差某官
某訖並皆授之方略各有司存至於集作竊計旬時必無逗撓
臣又伏思任司農大卿之日授忠武統帥之時紫殿承恩
彤庭入對躬瞻堯日親沐舜風獲覩陛下神武之姿獲聞
陛下憂勤之旨即北蕃小寇東土微妖集作亦何足煩陛

下之甲兵汗陛下之鈇鎖伏願時推明略光闡眷圖內則收德裕諱夷紳鉉之嘉謨外則任彥佐允達宰沔之威力廓清華夏昭薦祖宗然後瘞玉勒成鏤金垂烈臣雖百死復何恨焉臣精爽已虧言詞失次氣無復續蒙以續而莫勝口不能言飯用貝而何益故園集作千里明君萬年永將覆載之恩長入幽冥之路殘魂不昧雖溫序之思歸枯骨有知遇杜回而必抗迴望聖集作代哀號不能無任荒悞攀戀之至

代彭陽公遺表

前人

臣某言臣聞達士格言以生為逆旅古者垂訓謂死為歸人苟得其終何怛於化臣永惟際會獲偶昇平鍾鼎之勳莫彰風露之姿先盡雖無逃大數亦有負清朝今則舉續陳詞對棺忍死白日無分玄夜何長淚兼血垂目與集作

斷臣某

中謝

臣早緣儒學得廁人曹克紹家聲不虧士行

詞賦貢名於宗伯書檄應聘於諸侯東泛西浮南登北走時推倚馬人或薦雄西掖承榮得以言之無罪曲臺備位粗明物有其官允謂才難便叨郎選振衣華省履歷名曹高步內庭光揚密命憲宗皇帝以臣行多餘力忠絕他腸進無所因靜以有立過蒙顧問深降褒稱乃於同列之中獨許非常之拜殊恩既浹當路相排旅翮未高孤根已動河潼為郡盟津統師溺以待援痿而念起憲皇旁集作輔相即記姓名果遣急徵仍加大用戴君之力雖弱許國之誠在茲實有微衷可裨立化况初誅背叛務活疲羸方伏奏於鳳宸之前忽疋徒於鳥耘之次小吏抵罪邪臣結謀指之有名默不得訐空甘罪戾仰託聖明粗得生還幾臨死所其後官移賓護四年不謁於承華任改密廉一日

整留於分陝欲舉而墜將安更危賴敬宗皇帝續乃丕圖
是思求舊振於洛宅榮彼夷門自爾已來敢虛其遇周旋
五紀鎮守唯切分憂前後兩歸闕庭皆非久次拙直不同
於衆讒毀每集其窮含意未宣救過不暇伏思自長慶厥
後開成之前凡幾忝遷升幾遭退斥若非不欺天地不負
君親至於機微尋合顛殞伏惟皇帝陛下道超覆載仁極
照臨既委銅監又分端揆逮今控壓亦在重難陛下之恩
微臣何益微臣之節陛下方知與言及斯碎首殊晚然臣
縱心之年已至致政之禮美華作理非宜遵尋欲拜章以求歸老
伏以諸道節制頻歲更移其於送迎例多債累臣在此雖
無一毫侵損亦無纖介集作誅求而帑藏甚殷倉儲有美
特緣行李恐過秋冬而江山之氣候難常蒲柳之蕭衰易
見自夏則膝脛無力入冬則集作腸胃不調對冕而冠始詩

儻來指墳墓而已知息處昨今月八日臣已召男國子博
士緒左補闕絢左武衛兵曹叅軍綸等示以歿期遺之理
命使內則雍和私室外則竭盡公家兼約其送終務遵儉
約集作所勿爲從俗以至慮居至十二日夜有僕夫告臣
云大星隕地雅當正室洞照一庭臣即端坐俟時正辭無
撓臣之年亦極矣臣之榮亦足以矣祖以父皆蒙褒寵有
弟有子並列班行全署領以從前人歸體魄以事先帝此
不自達誠爲甚惡但以將掩泉扃不得重辭雲陛重集作
陳尸諫猶進瞽言雖叫呼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伏惟皇
帝陛下春秋鼎盛華夏鏡清是修教化之初是復理安之
始然自前年夏秋已來貶譴者至多誅戮者不少伏望普
加鴻造稍霽皇威沒者昭洗以雷存者霑濡以雨雲露自
然五稼嘉熟兆人樂康用臣將盡之若言慰臣求蠶之幽

魄臣某云云臣當道兵馬已差監軍使竇千乘勾當其節
度留務差行軍司馬趙祝觀察留務差節度判官杜勝訖
有舊規模無新革易集作必當輯睦決無諠驚臣心雖澄
定氣已危促辭多逾切鳴急更哀升屋而三號豈來赴壑
而一去無返忠誠直道竟埋沒於外藩腐骨枯骸空歸全
於故國迴望昭代無任攀戀永訣之至謹奉表代辭以聞
臣某誠號集作哀誠咽頓首頓首

代安平公遺表

臣某言臣聞風葉露華榮落之姿何定夏集作冬日短朝長之
數難移臣幸屬昌期謬登貴位集作行年五十五歷官二
十三念犬馬之常期死亦非夭柰君親之厚施生以無酬
是以時及哈珠命餘屬續心猶向闕手尚封章撫躬而氣
息奄然戀主而方寸亂矣臣某中謝臣少而羈屑長乃遭

逢常將直道而行實以明經入仕王成畿作吏非州縣之
職徒勞侯國從知愧軍旅之事未學憲宗皇帝謂臣剛決
擢以憲司穆宗皇帝謂臣材能登之郎選忝霜威而無所
摧拉歷星紀集作星而有紊次躔旋屬皇帝陛下大明御
宇至道承軋澄汰之初臣不居有過超擢之際臣獨出常
倫高選掖垣箴規未効入居瑣闥論駁無聞自去年秋來
典河關兼臨甸服唯當靜而阜俗清以繩姦粗致豐穰幸
逃連責豈意陛下謂臣奄有三縣未稱其能謂臣出以一
麾未足為貴爰降綸綍移之蕃方錫以海隅與之嶽鎮將
吾君之驍果萬計使得惣齊聯吾君之牧伯三人以君巡
屬時雖相羨臣實深憂既辱聖恩果遭鬼瞰况臣素無微
恙未及大年方思高掛集作非饋魚不燃官燭成陛下比
屋可封之化分陛下集作非一夫不獲之憂志願未伸大期俄迫

忽自今月十日夜暴染霍亂并兩脅氣症當時檢驗方書煎和藥物百計療治譔一無痊除至十一日辰時轉加困劇漸不支持想彼孤魂已遊岱嶽念茲一豎徒訪秦醫對印執符碎心殞首人之到此命也何如戀深而乏力以言盡而無血可繼臣某誠哀誠戀頓首頓首臣當道三軍將士準前使李文悅例差監軍使元順通勾當訖臣與順通雖近同王使已備見公才假之統臨必能和協其團練觀察兩使事差都團練巡官盧溼勾當訖臣亦授之方略示以規模伏惟聖明不至憂軫臣精神危促言詞爽錯行當窮塵埋骨枯木容身蝼蟻下隣鳥鳶食祭黃河兩曲長安幾千生入舊關望絕班超之請力封遺奏痛深來歎之辭迴望昭代不勝荒悞攀戀之至謹差某奉表代辭以聞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六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七

牋一

牋

諫皇太子牋一首

為司徒趙國公謝皇太子寄詩牋一首

為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一首

為皇甫中丞上永王牋一首

上宰相牋一首

賀赦牋一首

皇帝冊尊號賀皇太子牋一首

賀太子知軍國牋一首

從樊漢南為鹿門孟處士求修墓牋一首

諫皇太子牋

薛九超

臣元超啓臣聞位隆載鼎居之者匪易業峻承祧守之者為重何則天下之本屬在元良歷選前修藹尋往傳伏惟

殿下畫堂凝祉幼彰岐嶷雕宮誕眷夙檀温文大孝因心
不由於外獎深仁植學性稟於自然故能聿應景福式光
正緒皇基永固宸構克昌加以識贍機物天姿獨秀生知
之量振古莫儔比者監守務殷親覽政事所關視聽决斷
如流凡在朝行僉論歸美况臣委質階陞齒跡宮闈恭聞
喜躍實百恒品區區所望唯願盛德日新勵茲三善無忘
四術率土蒼生幸甚見去年之内數召學士等入討論經
籍亶不倦此之令問播於遐邇在外聞者誰不欣然今夏
已來接對遂簡講藝之道有謝曩時臣之事君在於無隱
敢緣茲義輒獻愚忠但臣智識庸淺未足以發明雅訓求
之史傳請揚摧而言焉昔漢苑招賢高軒洞啟曹園受客
飛蓋連陰此乃副君之待士也亦有推心鄭衆每佇於諮
詢降禮栢榮用承於誨命此則副君之尊師也魏太祖征

并州留太子在鄴頗出畋獵崔季珪進而諫曰槃于遊田

書之所誡魯侯觀漁春秋譏之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

也深惟儲副以身爲寶今忽馳騫而陵險誠有識所以惻

心惟太子燔翳捐畢魏志作以塞衆望太子報曰昨奉嘉

命廣開正路翳已壞矣畢亦去焉師傅之言實獲我心晉

明帝之在東宮中庶子温嶠中舍人劉放晉明帝為太子阮放

當作阮放諫馬射曰臣聞千金之子猶不垂堂以萬乘之

貳若有駭駟之艱豈可不熟念歟下從一日之娛忘萬代

之基凡人猶知其不可况在聖明太子答云省所陳明卿

等動靜數示此則副君之納諫不以爲嫌者也非獨一時

之美事固亦千載之芳猷且思患預防著於易象樂不可極

陳之禮經列聖不典謨可爲龜鏡殿下昔在藩邸時以毬

爲戲當此之日打已經墜馬近取諸身足爲深鑒又陛下

仁孝之德聞於四海自車駕發後天慈許入苑內臣竊惟
殿下之意既承思旨始復出遊適以上副聖懷非狗盤遊
之樂顧以苑園之地草樹極深絕磴危橋往往而有控織
離之馬影踰流電擁太阿之劍氣駭奔星截輕禽逐狡兔
儻有街勒之變雖悔何一作不追如戶奴等色非是一種或
反逆之胤或破亡之餘夷狡遺醜兼在其數密計兌謀理
難懸測忽有潛身翳蒼侍衛不虞白龍魚服事出慮表臣
每一思至此魂爽飛越夫爲人子者不登高不臨深恐近
於危辱也故樂正子春下堂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弟
子問之子春曰君子跬步不敢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
子春匹夫尚知愛其身體儲后之尊何可以不慎焉儻馬
逢驚佚微致毀傷豈不上貽二聖之憂下乖兆人之望伏
請打毬馳射深是一作非危機天后所賜誠書殷勤至切綱

羅今古罕得名言竊循旨要在於彼疑作披懷虛已書云山
林隱逸草澤高人摠萃春坊冀朝夕設對採其匡贊廣納
忠規機務之餘遊心墳籍瑩襟靈於藝圃散耳目於書林
披帙橫經克勤無怠此之至戒亦何不思殿下敦崇儒術
闡揚文藝爰置學士獎拔人物應斯舉者若登龍津莫不
延頸企踵思承顧盼皆願隳肝膽露款誠布衣之交一言
相託尚有懷知己之遇銜國士之恩殿下數存接引與其
切磋道義竭忠進善必日有異聞則王裕彌光金聲自遠
頃日時景炎鬱不敢望以引召今高秋戒序景物一作物候漸涼
伏乞聽政餘閑留情墳典所讀班史請畢殘功前者別勅
賜物本錄緣一作錄殿下書進時請臨池染翰使筆力轉適仍
請逐月一兩度惣喚學士因爲設食文學張君相素明莊
老命之談說能暢玄風殿下假以溫顏人各申其藝業鈞

深理窟者思憤懷蛟接實詞條者文成吐鳳此亦一時之
竒觀可以凜慮怡神預在宮僚人知自効便僻取容者踈
之正直不撓者親之棄不急之務而省遊娛絕無益之慾
而躬節儉以儒墨爲城池翱翔其際以禮義爲干櫓棲息
其間一則遵天后誡書不敢失墜二則挹古人遺範有所
發揮豈不美歟豈不盛歟殿下居養德之辰天下屬望聰
明睿智何所不察若稍加引納實廣德音臣曲荷財成濫
蒙委任雲雨之施預霑於品物丘山之恩久越於涯涘懼
速官謗罔寘心靈不揆謏聞輕陳短見庶同織罟取類涓
埃所冀增山之高裨海之潤臣元越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爲司徒趙國公謝皇太子寄詩牋

許敬宗

無忌惶恐白內使榮陽夫人至蒙寄歎別五韻并垂示擬
古一首蹤開玉札炫目澄心行諷金聲式歌且抃竊惟化

成天下資繫象以尊洪源體物緣情自風騷而絲列代莫
不咸相祖述罕見生知伏惟殿下摘絢紹天含章挺眷溫
文表裕藻清漢於離輝麗則擬華縟春秋於博望乃以監
守餘暇俯貺清篇覽夜月之流光降無穢於遠客想懸旌
之未卷察翹心於征旆加又依依垂柳益愴邊城鬱中園
偏傷遠塞殊私所被文旨兼深詞運理而叅神氣陵雲而
含粹五章間發若啓榮光之圖六律相宣如覲奏金之字
無忌幸從神武愧乏王粲之才忝降斯文益深吳質之戀
無任戴荷慶躍之至於是扣寂求音繼震方之逸響披肝
見意吐燭火之微光某頓首頓首謹言

爲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

蕭穎士

某惶恐叩頭使君公節下小人以蹇淺之姿承命下吏常
懼罪矣仰負仁明勵茲駑拙兢惕不暇安敢謬持文翰祇

冒府庭濫已歛之末音覲牙曠之清聽豈唯取笑僚友知其不然故亦退慙虛薄非所敢望今則沒階屏氣心膽戰越竊有短詞願聞於節下執事者理或至切情所不堪誠以仁賢措心名教有地敢布四體伏惟明公圖之某家自周齊業傳清白先人以文學政事任尚書郎門緒不昌幼集荼蓼詩禮之訓襁褓無追顧復之恩縞練仍失顧瞻兄弟童非五人所不墮滅實同形影少賴餘蔭免從庶役或以進士或以明經二紀于茲畢叅官序雖青紫之望有限登天而箕裘之業幸微墜地豈圖家不悔禍釁罰仍鍾累年以來凶險荐至兩兄一第殂謝連及孀孤空室苦蓋在庭故不忍聞今在備見誠宜泣血私第移疾公門胡復心顏以冀榮遇所不爾者亦惟仁公哀之重以諸姪藐然三喪在立封未兆東餒是虞匪伊薄祿云何取濟今歲時獲

獲便龜策告從此月之交計發嵩汝季弟備官越在東吳千里而遙三月不至興言主辨捨某而誰感念存亡觸目纏迫詩不云乎死喪之畏兄弟孔懷禮亦有之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人道之終此日而畢天倫宗戚豈可輕忘守官次則情理頓虧赴私哀則簡書是懼龍鍾荼苦畢備於茲伏惟明公嘗以雅望忠誠弼諧聖政朝廷故事臺閣式瞻仁怒之風被於列郡儻或窮誠見遇微物感通許以假歸申其永慕生骨死肉實賴明恩所不敢言斯豈獲已况宛葉汝穎密邇山川往復之期旬日以冀奔走之事豈乏差池某頓首謹言

為皇甫中丞上永王牋

崔祐甫

某惶恐叩頭昔臧孫辰之詞曰賢者急病而諉夷然則當禦侮之權必居衝要受分憂之任不務懷安伏見判官李

翦稱有教幕府移鎮江寧聞命矍然不識其故何者逆賊
安祿山稱兵犯順竊據二京王師四臨久未撲滅自河淮
右轉關隴東馳詔命所傳貢賦所集必由之徑實在荆襄
朝廷以大王鎮之重矣自旌麾至止政令所覃嶺嶠華夷
吳楚城邑公私遠邇罔有不寧賦庭震懾莫敢南望儻左
右有司謀慮未熟輕舉旄鉞僻處下流既失居要害之津
且出封疆之外專命之責大王何以任之或啓寇讎之
心來爭形勝之地則行李坐隔侵軼滋多安危大端不可
不慎旣往之失將且無追且上皇天帝巡狩成都皇帝駐
蹕靈武臣子之戀大王兼之詠棠棣之詩講晨昏之禮其
地逾遠胡寧以安假使別奉絲綸猶當執奏一則逆胡間
謀矯詐須防二則國步艱難折衝宜近就閑樂土恐非良
圖伏惟大王天縱仁明苞含光大某所以敢申讜議輕犯

威嚴伏望廣延正人俯垂考覆芻蕘之論萬一可收不勝
憂憤悃迫之至謹奉牋惶恐叩首

上宰相牋

前人

祐甫惶恐惶恐叩頭昔諸葛孔明有言曰使一夫有允亮
之罪也嗚呼孔明以分崩離析之時事要荒割據之主尚
能恢弘王度克廣德心魚鼈咸若引為已任千載之下以
茲美談伏惟相公乘時開生略不世出光輔興運致於冢
宰自明兩作離帝出於震發號施令無幽不達鼎新之業
公實贊之煦嫗昭蘇孰不有望况祐甫當遺簪墜履之列
懷救虵養雀之惠雖報恩之分誓以終身而受庇之期亦
望卒歲豈可不盡誠款匹夫不獲而相公有孔明之憾哉
祐甫天倫十人身處其季夙遭險豐幾不同存沒振提携
仰於兄姊頃屬中夏覆沒舉家南遷內外相從百有餘口

長兄宰豐城間歲遭罹不淑仲姊寓吉郡周年繼以鞠凶
呱呱孤甥斬焉在疚宗兄著作自蜀來吳萬里歸復羈孤
之日斯所焉依豈期積善之人昊天不弔門緒淪替山頽
梁折今茲夏末宗兄辭代顧眇眇之身巋然獨在寡弱嬰
孺前悲後泣一門之中髮首相弔捨之而去必填溝壑昔
者建寅初吉麾蓋將西猥承嘉話曲全之施不略微生訴
其待年致身徇國豈惟察屬斯在山川鬼神實亦聞之今
者相公大秉化源而小人拘牽以前命進於朝無一塵一
露之益顧於家有死如棄如之患撫心自憐淚盡成血儻
相公以天下為一堂也忍其向隅而傷和氣哉所以遲迴
道周欲行中止解懸之望屬在仁明藏之而不言小人之
罪也一物失所伏惟相公圖之孟秋尚熱伏惟相公尊體
起居萬福謹因洪州秦事官心水府果毅徐冕奉牋塵蹟

清襟伏深戰灼祐甫惶恐叩頭叩頭

賀赦牋

劉禹錫

見集本

使持節連州諸軍事守連州刺史劉某惶恐叩頭伏見今月
一日制書大赦天下者伏以獻歲布和皇恩遠降乾坤交
泰寰宇廓清伏惟皇太子殿下道冠元良德兼忠孝承顏
拜慶榮耀古今某職守有限不獲隨例稱賀官庭無任欣
悅之至

皇帝冊尊號賀皇太子牋

柳宗元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

皇帝光受尊微集作

號

率土臣子歡呼無際

集作歡

伏惟皇

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削伏珍孽贊揚輝光鴻名

載允集作

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瑞景

昭照集作

臨知重輪之發輝

集作

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潤

某忝守遐方獲聞盛禮不任抃躍之至

六字集作躍踴之至倍萬恒情謹附

慶賀宗元惶
恐死罪死罪

賀太子知軍國牋

見五百五十七卷

令狐楚

從樊漢南為鹿門孟處士求修墓牋

符載

廬山山人符載頓首頓首死罪夫仁義揚顯朗德之充也
惠慈被幽昧仁之原也竊見故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靈舍
粹仗儒傑立文寶貴重價吞連城一旦殞落門胤陵蔑一作
墳墓于嗟丘壠頽陷荒圃形或異斧高不及隱永懷若人
行路慨然前日辨覺佛寺峴首亭恭覩明公垂意拳拳將
墓文表隧封起窵窵闔境搢紳警聞嘉聲風動輿感偕至
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善貴流今閣下外追軍旅程使之
劇內勞賓客俯仰之勤牽耗星歲未遑指顧常恐旦夕飛
踐廓廟纏綿深旨鬱紆不寫則處士之風流精爽沉翳厚

矣或好事者乘而射之孤負夙志矣伏惟閣下醇仁盛德

覆乎草木除惡彰善發於鄉黨一作割省庶務凝神畧刻

眇昧官屬望則疑首尾實足以赴疑士林之翹翹慰羈魂之

冥事其關教化不主名譽伏惟念慮之始終之絜甚幸甚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八

狀一

謝恩一

為李卿謝三品狀一首 代鄭相公謝賜戟狀一首

謝官告狀二首 謝賜告身等狀四首

為侍郎汝南公華州謝加階狀一首

謝遣讓狀一首 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一首

為濮陽公謝罰俸狀一首

為李卿謝三品狀 苑咸

伏奉今日恩制特換授一作臣三品恩出非常固知所措臣

以薄劣久忝班榮幸以地籍宗枝遂得位參卿寺常憂踰

分叅於正名豈臣灰粉所能答效自殊私俯及宿疾頓除

既承七命之貴更荷再生之澤才輕遇重以榮以憂又先

承聖恩賜臣藥酒自蒙救療回覺痊平但以微虛未堪趨

伏拜恩閣巷喜懼難勝馳心闕庭戰荷交集無任惶悚之至

代鄭相公謝賜戟狀

呂溫

門戟十二竿右今日中使某乙至臣私第奉宣聖旨賜臣
前件戟者臣伏以國朝之制名器尤慎吏考三十始秩銀
青戰勲十二乃號柱國必資具美方賜集作錫殊榮於是
有命服以朝加戟于戶將勸勞而責實亦馭貴而崇名上無
謬恩下不虛受臣迹非奇致擢自諸生先皇以廉謹賜知
密勿踰於一紀陛下以勤憂過聽委遇首於羣僚叨據樞
衡亟移星歲雷震用武曾無犬馬之勞日月垂文豈有螢
燭之助徒以侍祠清廟拜舞集作壽鴻名累逢慶賚集作禮驟
假勲秩禮異其數物盛其容新其開闕賜之榮戟衡門燕
雀乍相賀於朱櫺武庫龍蛇忽追飛於陋巷焜燿當代寵
靈自天聚族知慙殺身匪報無任荷懼屏營之至謹奉狀

陳謝以聞

此篇五百八十三卷表門重出今已削去

謝官告狀

白居易

新授將仕郎守左拾遺翰林學士白居易

新授朝議郎守尚書庫部員外郎翰林學士

雲騎尉臣崔羣

右臣等伏奉恩制除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進止集作特

加慰諭并賜告身者聖慈曲被寵命猥加俯以拜恩跪而

受賜蹈舞離次驚惶失圖伏以郎吏諫官古今所重位當

辰集作星象職在歲規皆須聞集作問望清方行實端愨然集作可

以佐彌綸於草奏集作昧能正其詞盡獻納於芻言必直其

節苟輕所選實忝厥官臣等學識庸虛才質愚懦自居近

職忝冒已深况超擢榮班慙惶交至初授殊常之寵聞實

若驚再思難報之恩感而欲泣唯當奮勵駑鈍補拾闕遺
中誓赤誠上酬玄造俯伏愧畏憂集愧作若無所容無任感恩
兢惕之至謹奉狀陳謝以聞謹奏

同前

前人

新授京兆府戶曹叅軍翰林學士臣白居易

右伏奉恩制除臣前件官今日守謙奉宣聖旨特加慰諭
兼賜告身者俯俸集作拜恩怵惕受命戰越跼踏驚惶失
容蹈舞屏營不知所據臣叨居近職已涉四年自顧庸昧
無裨明聖塵忝歲久憂慙日深況於官祿之間豈敢有所
選擇但以位卑俸薄家貧親老養闕甘馨之費病乏藥石
之資人子之心有所不足昨蒙聖念雖許陳情敢望天慈
集作遽從所欲況前件官位望雖小俸料則集作優臣今
得之勝登貴位此皆皇集作明俯察玄造曲成念臣為

之心

集作

賜臣及親之祿臣所以撫心知愧因事吐誠烏

鳥私情得盡歡於展養犬馬微力誓效死以酬恩榮幸不
止於一身感戴實深於萬品無任荷恩抃躍之至

謝恩賜告身衣服并借馬狀 元稹

右恭倫重晏至奉宣恩旨授臣前件官并告身衣服疋帛
及借馬者忽降天書乍乘雲驥頌衣煥目賁帛盈庭皆非
朽陋之才宜受光揚之賜微臣無任抃躍慙惶之至况臣
素守集作疎愚且集作無朋黨去年陛下擢於集作郎吏命掌書
詞非因宰相奏論特是聖慈超授感恩深切頻獻封章遂
遭分外侵誣不敢保全軀命豈謂恩光轉至眷澤逾深出
自宸衷選居近地不試便令入院當日召見天顏口勅授
官面賜章服授令承旨不顧班資近日寵榮無臣此例發
言感泣指日誓心苟無死節之誠願受鬼誅之禍伏奉恩

旨令臣明日本司赴上舊例便合中謝伏緣先有疏論邊
事及幽州事宜兼緣李愿入朝並要面自論奏伏料二十
日入假已後南衙機務稍閑特乞天恩許臣中謝謹錄奏
聞伏聽進止勅旨

為蕭相謝告身狀

前人

右中使某已至奉宣進止賜臣某官告身一通者鳳銜真
誥虬捧天書錦帙金牒霞明一作光日照臣聞高宗命詔乃
申納誨之詞大舜相龍爰有聖讒之訓空書簡冊未煥綠綳
豈如集作臣寵榮而豈集足為喻慙惶增懼進退難安拜受恩
光戰汗交集無任感戴殊私之至

又謝官狀

集作為蕭相讓官表

前人

此篇移入五百七十四卷表門姑存其目

代裴相公謝告身鞍馬狀

杜牧

右中使某至奉宣聖旨賜臣告身一通馬一疋并鞍轡臣
生逢聖代竊位巖廊奉告令詔書丹青之雨露猶濕賜集作錫
代勞之駿馬內棧之風雲尚隨寶軸煥絲綸之言逸足騁
拳竒之態螢光燭火何裨日月之明弱質孤根但荷乾坤
之德殺身寧報撫已知慙無任感恩抃躍懇悃之至

為侍郎汝南公華州謝加階狀 李商隱

右臣伏奉今月某日制書加賜臣階朝散大夫者榮幾日
下恩自天中臣聞周室設官實重大夫之號漢臣異禮則
加朝散集作請之名若臣者辨乏談天文非擲地貪叨華顯
綿歷光陰當陛下御極之初分陛下憂人之寄金章紫綬
已塵求瘼之榮崇級清階更竊昇高之望循揣斯久怔忡
莫寧唯當勤奉詔條所希粗贖官謗誠深感勵情切違離
犬戀主而空深蚊負山而何力無任感恩望闕結戀屏營

之至

謝謹讓狀

李嶠

臣特蒙天慈擢在樞近恩私屢及寵命頻加粉骨糜軀雖
 久誓於心府纖埃滴水竟無補於川岳是用晨宵載惕啓
 處增慙素自庸愚加以疾疹心緒遺忘耳目昏沉實恐虛
 曠天工傾敗鼎餗伏思大臣引咎之義輒露微軀陳力之
 請豈敢避鞅掌之秩就優游之閑臣每思古人竊仰遺事
 充國則卧而陳策子囊則死不忘忠臣自念妨賢其從屏
 退敬竭芻蕘之議庶裨日月之明所以因欲辭違昧冒陳
 上智慮庸短自速憊尤伏奉綸言俯垂恠責心膽飛越五
 情無厝跼天踏地伏待刑科死罪死罪無任戰懼之至謹
 詣明福門奉狀陳謝以聞

奉謝口勅放三司推問狀

杜甫

右臣甫智識淺昧向所論事涉近激訐違集作忤聖旨既下
 有司具已舉劾甘從自弃就戮為幸今日已時中書侍郎
 平章事張鎬奉宣口勅宜放推問知臣愚惹集作慙捨臣萬死
 曲成恩造再賜骸骨臣甫臣誠頑誠蔽死罪死罪臣比集作以
 陷身賊庭憤惋成疾實從間道獲面集作謁龍顏猶逆未除愁
 痛難過猥廁衮職願少裨補竊見房琯以宰相子少自樹
 立晚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必位至公輔康濟元元
 陛下果委以樞密衆望甚允觀琯之伏集作深念主憂義形
 於色况畫一保大其素所蓄積者已而琯恠失於簡酷嗜
 鼓琴董庭蘭之琴工遊瑄門下有日貧病之老依倚為菴
 瑄之愛惜人情一至集有於字沾汚臣不自度量歎其功名未
 垂而志氣剡劔覲望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何思
 慮未集作始竟關於再三陛下貸以仁慈憐其懇到不書狂

猶之罪

集作過

復解網羅之急是古之深容直臣勸勉來者

之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豈小臣獨蒙全軀就列大罪而已無任先懼後喜之至謹詣閣門進狀奉謝以聞謹進

為濮陽公謝罰奉狀

李商隱

右臣伏準御史臺牒奉恩旨以臣不先覺察妖賊賀蘭進興等宜罰兩月俸料者伏以霧市微妖潢池小寇有乖先覺上黷宸聰昔漢以補集作連盜不嚴猶加黜削晉以發姦無狀亦峻科條豈若皇帝陛下恩極好生德集作仁唯宥過與其漏網止以罰金臣與僚屬等無任戴恩省罪屏營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九

狀二

謝恩二

謝第授官狀四首

謝兄加恩狀二首

為子謝恩狀九首

謝賜母國號狀一首

謝除副使等狀一首

謝賜將士等物狀五首

謝兩第移官就養狀

張九齡

右臣兩第蒙恩移官就養老母感戴殊澤戰荷兼深臣山藪陋材豈堪國用日月私照謬掌綸言犬馬以地近見矜烏鳥以情至蒙福曲承孝理之賜莫知報效之所無任悚躍集作懼荷恩之至

讓兩第起復授官狀

前人

右臣昨以兩第身名狀涉隱冒家且未正焉能正人所以陳露奏聞誠欲自律今日高力士宣勅令與兩第京官慈

旨優柔感深骨髓微臣何有叨此殊恩但臣自罹災殃集
蜀纔踰年序忝承重任不敢顧私而鞠育之恩終懷罔極
几遙在遠莫酬不親唯有兩第在家獲申情紀今若恭承
恩命盡在墨緣將以集何顏可偷此集責陛下每弘教義
必先名節豈於愚臣不集少矜憫若使九臯等獲免罪
矣幸無削除在臣闔門已霑殊澤更令授職俱遠哀次於
臣私情實所不忍然於朝議必多集喧黷乞寢恩集
命俯亮愚衷冀無玷大猷豈敢自遂而已不勝哀荷戰懼
之至

此是讓狀緣次篇謝兩第授官故英華併入

謝兩第授官狀

前人

右臣伏奉昨二十日恩命授臣第九臯殿中丞集章太子司議郎臣私門積豐殃罰如昨日月逾邁禮及外
除第九臯等如臣常材集哀疚瞻望未遠地

事縞素集猶存非常之恩一朝慙集慙惶嗚咽罔識言次不
不知微命余生何以上答集天造載悲載躍集五情
飛越不勝感戴戰悚之至

為令狐相國謝迴一子官與第狀 元稹

右臣奉某月日勅以所賜臣一子官迴與臣第定撥集

迴授臣集京兆府藍田縣尉者寵過憂深集恩殊感極集

惶自顧悚惕難居臣本實凡愚集猥當重任雖星辰軌

道集屬聖時歲月環周實妨賢路未蒙罪退益自慙惶豈

謂睿集慈仍加渥澤特降推恩命之曲成友愛之私九

族生光百身集何報况藍山集羨邑黃綬清流旋觀

冉冉之趨倍慶怡怡之樂手足交抃形影相輝空鏤肝心

難酬雨露無任抃躍感恩之至

為晉公謝凡林宗為太僕卿狀 苑咸

右臣伏承今日恩制除臣兄太常少卿林宗為太僕卿明命自天惶怍一作旅無地臣兄每私門誓約公道為心務竭忠勤敢踰涯分豈謂陛下降中旨之詔假望外之恩拔自奉常正於群僕臣久居宰輔職忝進賢考盤之詩未能息詠葛藟之蔭先及本根溼澤既重於丘山光輝復聯於花萼一門為幸九死何酬無任感惶悚之至

為晉公李林甫謝賜兄衣服狀

前人

右臣今日中使郭全羽至奉宣聖一作恩旨賜臣兄太僕

卿林宗紫衣一副并犀角一作腰帶及金魚袋恩出常倫一作

非常榮超望表闔門捧戴喜懼失圖臣少遭閔凶早違怙

恃兄弟素以形影相依幸遇休明俱霑官序且一身叨

竊謬踐一作奉台衡闔門寵榮皆承天覆恩獎所及始望已過

但兄林宗年力稍一作俱侵近嬰風疾常恐溘先朝露不報

前期一作恩豈謂睿渥特深鴻私曲被河海重寄已叨集作

命卿之榮章印崇班更承綬一作受服之賜慶流公族光照

私門雖喜鵲一作鳩之詩終懼維鷄之刺無任喜懼感佩

之至此篇五百九十二卷表門重出前已削去注異同為一作

為晉公謝疑作男品官狀

前人

右臣今日曲蒙聖恩處分仙客令與臣男岫五品并授外郎愚誠懇辭天鑒不察仙客承旨又已進官憂懼失圖不知死所臣幸承天陰特荷殊榮無補消塵常覩面目至如邊城克捷狂寇肅清皆睿略玄通聖謀獨斷臣之遙統但有空名敢冒天功而為已力虛承厚委深是曠官況在頑童何議延賞假使天慈善誘宸睠曲臨變其服章已深榮幸更塵清獎何以自安且郎官之任朝廷俊選無人則缺不可虛授臣男岫性資愚蕘無所能為臣實知之非為矯飾

儻謬踐華省深累聖朝必負黃童之才豈憚祁奚之舉知其不可敢乞收恩制命未行猶祈便寢無任懇款之至謹
昌死陳請以聞

代王尚書謝一子官狀二首

王仲周

右臣素乏器能謬司方鎮敗公之責風夜惟憂延世之榮
雨露覃及顧老臣以增懼念童子以何知恩私忽臨負荷
無力不勝感恩惶恐屏營之至

二

臣某言伏見某月日制除臣男憑御史中丞捧讀綸旨驚
慚無據臣頃戰伐河北男亦隨身救援李忠頌軍易定屬
陛下遷幸間及河南臣留與論婚聚然得引軍關右堅保
渭橋承筭略於皇明摧兇醜於都邑事關聖運功匪衆人
陛下特以徵功錄其小子年未登於弱冠官已及於中司

若以忠孝而升且無往例若由臣授是紊國章臣初沐殊
私即將陳讓但緣李忠在外方逼寇戎已行之思難可追
止柔遠之體或要順從勉承不次之榮益荷無窮之惠君
親垂施並居踰等之官父子同是心各獲捐軀之地不勝
戴荷屏營之至

為人作謝子思賜狀五首

令狐楚

右臣得進奏院狀報中和日伏蒙天恩賜臣男公敏內宴
并賜前件綾羅三十疋銀椀一者臣伏以桃花始開莫羨
初吐陛下式崇佳節以慶仲春舞八卦於廣庭陳四詩於
別殿道光在鎬義冠濟汾蓋所以勞徠勲賢昭明慈惠男
公敏年方童幼智乏老成何殊一芥之微忽宴九天之上
乳口而食嘗鼎食青襟而部列朝班越次之恩已深逾涯
之賜仍及色絲成疋爛盈其箱篋白金為器皎映於盃盤

澤流而九族皆榮信至而萬夫相慶生子如父無功則同
知臣者君執德曰徘徊官次喜懼交并戒守有限不獲
陳謝無任感恩結戀屏營之至

二

右臣得男公敏狀今月十八日中使王希朝到院奉宣聖
旨緣臣男患耳賜絹一百疋以充藥直并遣醫人劉江診
療者臣授國恩自已更歲序其於功績絲髮未伸夙夜憂
兢不知所處男公敏昨緣耳疾今赴上都素乏義方未能
曲謁冀意陛下惻隱之德俯加于纖芥躬睦之慈旁流于
枝葉殊思猥私及渥澤曲臨特降醫工厚霑藥直雖犢之
疾料即痊除君親之恩何可報効榮光燭於府舍喜氣溢
于閨門恩深命輕繼以感泣戎役有限未獲躬詣闕庭陳
謝不勝感戴

三

右臣得進奏官趙履温狀報中使姚文嵩到院奉宣進旨
賜臣男公敏冬至節料羊酒麵等伏以愚臣在邊賤等蠖
蟻弱子兼疾微如塵埃豈意陛下施惠必均推恩皆及屬
登臺以望之日降其出如綸之言錫香醪而滿壺頒肥粢
以盈机伏自惟念不勝所蒙一門驚莫大之榮百衆賀非
常之慶未知報効空積慙惶日月高明照臣忠懇所守有
限未獲躬詣闕庭陳謝不勝感戴結戀之至

四

右臣得進奏院狀報前月二十九日中使某至奉宣進旨賜
臣男公敏歲料羊酒麵等臣自領北蕃于今五稔曾無明
略以奉大猷孤直愚忠未足報陛下萬分之一男公敏伏
緣醫療勒赴京都尚未平除爰逢歲節豈意翩蛸微物飛

舞於東風，霍靡輕生，霑濡於春雨，降少牢而頒賜，迺中貴以宣傳，麪起玉塵，酒含瓊液，鷄鼠飲河之腹，聞已滿盈，老牛舐犢之心，喜終無極，深恩似海，弘覆如天，寧唯感激一門，實亦光明九族，何階報答，終日慙惶，空將許國之身，誓謁在邊之力，所守有限，不獲陳謝，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五

右臣得進奏院狀報，二月二十九日中使某至，奉宣進旨，賜臣男公敏寒食節料羊麪等，至二十一日酒中使某又宣賜麥粥餅餤者，臣伏以天地之恩，所加斯厚，君臣之義，有感則深，臣自守近藩，曾無簿効，緣思據義，以月繫年，男公敏未識憲章，獲然班序，每因令節，又沐殊勲，班首之羊委其全體，擢芒之麥散以輕塵，粥既擬於窮膏，餤有同於革實，出爲寵錫，皆申上帝之心，食以充盈，莫匪小人之腹，消毫未展，饕餮已頻，常懷覆餗之憂，有忝分甘之施，苟不之逮，下微物敢諉於生成，如澤或因，臣瑣質何堪於負荷，官守有限，不獲陳謝，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同前

右臣得進奏院狀報，今日九日中使李朝誠到院，奉宣進旨，賜前件節料麪肉等次，十日中使徐智嚴奉宣聖旨，又賜麥粥餅餤者，寵榮便繁，錫賚稠疊，或陳於廊廡，或貯在罇壺，酒可駕車，麪疑經市，而况屑杏實以爲粥，味紺於蜜，卷牢肉以成餤，規大於拳，皆出御厨，無非仙饌，面牆之目，未曾窺見，含糗之口，忽此捧嘗，恩逾涯分，榮冠倫列，在微臣而過幸，日益憂兢，念小子之何知，無由答效，身輕施重，負荷難勝，所守有限，不獲陳謝，無任抃躍之至。

爲蕭相謝賜太夫人國號告身狀

元稹

恩賜臣母國號告身一通右今月日某乙奉宣恩旨賜臣
母前件告身恩光灼耀捧戴兢惶對揚天休無任戰越臣
家傳儒素母實劬勞每織履以資臣宦遊嘗斷織以勉臣
師學念臣庸昧本望非高所希捧檄之榮敢萌集作開國
之慶陛下恩加望外簡自宸衷石窳封疆已光於萬葉藥
珠文字重降於九霄朝野謂之珠私宗族以之集作榮觀
臣及臣母以以觀誓將齊戒洗心永奉真人之誥緘以勝
在笥深藏大帝集作之符寶過金籙瑞同鵠印蓼蕭知感
雨露難酬無任抃躍兢懼集作之至

為榮陽公謝除盧副使等官狀

李商隱

新授某官盧戡

新授某官任繕

右臣得進奏官某狀報臣所奏盧某等二人奉某月日勅

勅旨賜授前件官充職者臣謬當廉印合啓幕庭撫魚臯
以興懷懼殺皮之廢禮盧戡與臣同年登第少日論交學
富文雄氣孤志逸玉清越而為樂女舒退集作以求媒實
懷難進之規不起後時之歎任繕幼壯孝悌潔靜精微得
君子之時中友鄉人之善者匪因請託實自詣知皇帝陛
下俯照遠藩咸加命秩南臺帖職延閣分班使勘有紆朱
之榮繕無衣白之見已經聖鑒可謂國華冀收規畫之功
共奉澄清之寄臣不任感恩荷聖集作之至

為人作謝防秋迴賜將士等物狀 令狐楚

右件將士中使朱孝誠監領某月日平安到太原其賞物
並勅給付訖臣伏以受命以行人臣之節斯著及期而伐
君父之仁已深陛下愛育武夫緩懷猛士采薇遣戍旣霑
挾纊之恩出車勞旋又有分鱸之澤纔識家而競入俄拜

賜以嵩呼盡忘征役之勞因感生成之德况臣叨居將帥
獲沐恩波所守有限不獲陳謝

為人作謝行營將士足段并設料等物狀
前人

右臣得行營兵馬使李黯狀報伏蒙聖恩賜前件足段設
料者伏以懷生之類莫匪王臣有事之時唯聽君命今者
天誅小醜恩施羣雄豈謂偏裨皆蒙錫賚需以飲食比肩
而膚革充盈賁於束帛連袂而衣裳華楚空知飽德何以
勝恩競堅摩壘之心爭竭鞠原之力臣叨居將帥誓掃寇
讎感戴屏營倍百恒品

為人謝賜行營將士襖子及弓弩狀
前人

右臣得兵馬使李黯狀伏蒙聖恩賜前件物等者伏以狂
賊未平偏師在遠臣並全支器械原給衣裝陛下念以戰
爭矜其寒苦特頒星使猥降天波衣絮八蠶之絲暖如狐
腋弓纏九牛之角勁若鳥號頌及連營來從內府遙知被
服皆不憚於兵鋒緬想操張盡一作悉將穿於虜骨歡聲感
動勇氣蒸騰信山嶽之可移豈妖氛之足滅臣名叨將帥
志掃寇讎沐恩澤而空深効勤勞而尚淺誓將忠懇以勵
驍雄所守有限不獲陳謝

為人謝賜天德防秋將士綿一作施縮狀
前人

右臣今月七日中使朱孝誠悉伏奉詔書兼宣恩旨賜前
件綿縮等臣伏以武夫之用職在防虞壯士之心樂從征
役陛下仁慈廣被溼澤旁流諭以功名賜之綿帛荷殊私
而東拜悉有兼衣賈餘勇而西行若無遠道同將日力共
振天聲臣猥守藩隅叨居將帥欣榮感戴實百恒情

為人謝賜軍將官告狀
前人

右臣中使宋孝誠至伏奉詔命慰問臣并宣慰勉臣所旨

奏當使諸將官賜前件告身者寵命從天榮光溢路謹呼
感戴皆不自勝臣素是懦愚叨居上將微誠空竭薄効未
申伏蒙陛下曲降天波俯加王澤華資清秩周及於百夫
喜氣謹聲喧傳於一道家藏寶軸人受綸言三軍驚非次
之榮萬井篤殊情之慶誓將苦節上荅明恩謹準勅捧受
分給訖臣與諸將等限以所守不獲詣闕陳謝無任抃躍
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二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三十

狀三

謝恩三

謝勅書手詔狀一首 謝中使招撫狀一首

奏廣州結好使事由奉詔書謝恩狀一首

謝宣慰等狀七首 謝御札狀一首

謝賜藥狀二首 謝曠日賜藥狀一首

謝藥金盞等狀一首 謝藥金狀一首

謝賜神刀食金狀二首 謝醫藥狀二首

謝問疾狀一首 謝紅雪等一首

謝勅書手詔狀

常袞

右今月十一日中使劉庭玉至奉宣恩命賜臣前件書詔
臣謬忝防虞未申戎効寄分庶察又乏吏能尸素實深咎
責難追聖慈弘貸榮渥累霑俯降天書兼賜墨詔膺詞寵

飭曾無毫髮之勞宸旨密臨特受腹心之寄自驚朽骨遠
被殊恩捧承戰悚擎跪踴躍駑蹇之力過負已多鴻私未
酬慙懼彌積軍州同慶惠澤溥將慰勉載加感悅交集無
任欣抃惶悚之至

爲王大夫謝中使招撫狀

崔行先

臣某言頃者元誼等擅固城池有違詔命臣出師野攻持
守經年以水攻圍俟其離變誓殲兇叛以靜方隅伏以陛
下至德至仁好生惡殺恐失理死不忍誅夷特令中使就
此招撫今洺州收復閭井獲安此皆天威光被神武底定
顧惟愚陋載荷鴻私不勝感戴踴躍之至

奏廣州結好使事由奉詔書謝恩狀

裴次元

右臣伏奉某月日手詔令臣速具前件官本末事由聞奏
臣去月日謹具某官歸本道事以聞某月日奏官至伏奉

某月日手詔所奏某官尋赴廣州事宜具詳本末想宜知
悉者臣伏以綸綍下於紫霄明命光於滄海榮深感極寵
洽心驚周章失圖歎惕交集顧臣鄙劣忝寄藩維無補消
埃累更涼煥矧茲地遠敢望恩加日月照臨之明無幽不
燭乾坤生成之德在物莫遺豈期奏報常儀特降詔書慰
撫事逾等列喜萬恒情伏以軒墀一違歲序三變謬職愧
深於星瓘荷恩思拜於彤庭廁清列于班行戮冠劔而何
日守炎荒之遐服甘瘴癘以嬰身懷死節之丹誠願生還
于絳門闕每承存諭之命更切攀戀之思臣不勝感恩歡躍
屏營之至

爲人謝宣慰狀

令狐楚

右監軍李輔光迴伏奉勅書手詔宣慰臣及參佐將校官
吏等者臣竊位大藩連榮近屬戴山之力雖竭橫草之功

未聞寢興以思憂愧若厲伏惟陛下日明于上子育其人
降玉筋之天書遺銀璫之星使宸心煦育下決於將枝慈
旨丁寧旁霑於掾吏謹呼之聲雷動舞林之袖雲翻榮光
併臨愁疾如失不勝歡喜感戴之至

謝勅書手詔慰問狀

前人

右監軍使李輔光迴伏奉勅書手詔慰問臣及將士等者
臣自守大藩未申微効每承渥澤實所慙惶今者伏蒙陛
下弘覆燾之仁與天爲大廣照臨之意如日斯升特遺王人
復還使府捧絲綸之明詔光寵賤微吐汗漫之溫言霑濡
羣萃浮空而喜氣成霧動地而歡聲若雷空知受恩何以
勝德所守有限未獲陳謝無任感戴之極

謝口勅慰問狀

前人

右軍使孟昇進至伏奉口勅慰問臣及將士等臣素非公
才叨愆戎律清平無事績用未彰伏惟陛下子惠兆人天
成萬物降星分之使宣綸出之言問以炎涼勉其勞役恩
踰素望榮冠常倫跪聽歡呼衆心如一臣等不任感戴之至

謝宣慰狀

前人

右監軍使某迴伏奉勅書手詔兼宣恩旨慰問臣及將士
等伏以天地大鈞固無私於覆載豚魚微類皆有荷於生
成臣實庸虛叨膺獎用至於師人輯睦封略乂安皆稟廟
謀無非宸筭豈意天慈廣被聖眷旁流歸復監臨昭宣慰
撫為膏之雨泛灑於編人如綉之言傳聞于列校驩生衆
口感結羣心同守節以戴天各輸忠而報國臣與將士等
不勝感恩抃躍之至

謝勅書手詔慰問狀

前人

右某月日中使某至伏奉勅書手詔慰問臣及將士叅佐

等并賜臣官告旌節兼宣口勅授臣節制者臣伏以聖澤汪洋高卑盡滿皇明照耀微細不遺內愧瑣材上煩慈旨朝聞夕惕豈復皇寧夜思晝行不敢失墜今者三軍輯睦萬井歡康皆憑天威盡出宸筭慙將孱劣虛受恩榮某月日已差衙官某奉表陳謝訖無任感戴之至

謝宣慰諸州軍鎮等狀

前人

右中使至伏奉某月日詔書令中使宣慰諸州刺史外鎮將士等令臣亦使人安撫者臣準詔差虞候張液隨中使某所在存問以某月日却到太原伏以設官分職邦國之恒規秉義納忠人臣之素分伏惟皇帝陛下嘉其奉上念以守邊降駟騎於九重諭天心於萬里法南風之長養豈擇卑微並白日之照臨不遺遐遠邊城將校并里黎人競鼓舞於皇明盡霑濡於聖澤室家相慶關塞無虞臣忝守

戎旃不任忻林之至

為崔仲孫弟謝手詔狀

前人

右中使尹至伏奉手詔慰問臣等伏以聖澤均霑天光下燭欣榮感戴不自勝任臣生代未諧遭家不造嬰孩之日長養于外家童冠之年因依于伯姊容身寄食以至于今李說念臣以密親署臣以散職誓將裨補義不依違誠意莫申大期俄迫今者獲成安恭仰荷聖明豈期特降恩波深蒙慰撫昆蟲賤命不可以戴天葵藿微心空知其向日親踈共感存歿同榮無任感恩抃躍之至

謝御札狀

元稹

御札二十三字 右泰倫重晏至宣賜臣前件御札其中聖旨云鎮州逆亂枉害忠良若與元冀鎮州節度便集作使是捨賊之門者伏以睿筭若神聖慈猶父視兇校之構亂

義在克心念台輔之銜寃期於必報此蓋仁深天地勇過
雷霆臣實庸愚難議窺測况臣謨集作謀猷失次罪矣是憂
宸翰忽臨天章煥發舞鳳迴翔於懷抱飛龍顧盼於縑緗
豈獨得之子孫便合鏤於肌骨微臣無任踴躍光榮之至

謝藥狀

集作表

張說

右內使陳忠盛宣旨賜臣痢藥臣攝生無方自貽疢疾聖
慈矜憫垂恩救護氣衰力憊忽吞永命之符賜滑胃虛更
服集作餌返魂之草蒙天營祐集作護指日痊平雖萬粉灰何
酬造化謹附忠盛奉狀陳謝以聞

謝勅賜藥狀

張九齡

右高力士奉宣恩旨賜臣等鹿角膠丸及駐年面脂有命
自天感戴兼至臣等涓滴無補渥澤曲深多謝股肱之良
每慙智力之効徒承聖恩同體之義更霑御藥駐年之錫

事絕希幸禮優常遇微軀殘貌因殊集作大造而載集作迎捧日
承天荷曲成而靡集作無極無任悚戴之至

為晉公謝臘日賜藥等狀

苑咸

右昨晚內使曹侍仙至奉聖旨賜臣臘日所合通中散駐
顏面脂及鈿合并吃力伽丸白黑羨藜煎楷齒藥等逼夜
又賜臣粳米一百石麵二十袋適中使楊元新至又賜鯪
鯪魚魴魚鮭魚等仍便令膳造伏以嘉平舊節鍊藥良辰
錫靈仙之祕方均雨露之殊澤金膏玉散駐齒髮於衰容
瑞麪香粳頓豐盈於私廩况鯪魚魴鮭等降自天厨中使
炮烹皆承聖法不資椒桂之力備適鹽梅之味臣竊位歲
久叨榮日深調鼎之功未施於毫髮登俎之美屢決於恩
波徒荷生成何酬造化無任稠疊感戴之極

謝賜藥金盞等狀

前人

右內給事袁思藝奉宣聖旨賜臣藥金盞一題集并叅花
密餘其煎及平脫合二兼令中使輔朝俊親授昨所賜金
方法者伏以聖澤無涯已沐九天之施真方不祕更示八
公之法王人俯及寶器仍頒且自昔名臣近代良佐雖功
業攸著或不承此賜況臣才非逮古雨露之澤逾深任重
當時消塵之効無補仰瞻玄造上答何階無任

謝賜藥金狀

前人

右內給事袁思藝至奉宣聖旨賜臣江東成金二挺若服
之後深有補益兼延駐者伏以仙方所祕靈藥稱珍必候
休明之辰上益無疆之壽不意俯迴天眷念及微臣賜九
轉之金駐百年之命且蝼蟻賤質豈能長固蒲柳易朽常
慮先彫竊荷生成之恩寧酬造化之德澤如河海空欣羽
翼之期寵若丘山何伸灰粉之謝不任

謝賜神刀食金等狀

鄭綱

右今日中使某至奉某月日墨詔賜臣前件神刀及食金
五挺并合子鎖等臣遠赴藩鎮上軫聖憂俯降王人特頒
寵賜暢威懷於遠服佩以神刀矜微劣之庸軀錫之靈藥
捧受戰越以忭以驚臣即以今日發藍田縣闕庭斬遠道
里猶長瞻望天顏感涕交集無任戴荷結戀之極

謝賜手詔兼神刀藥金狀

孔戣

右中使至伏奉墨詔并賜藥金一合神刀等俯循陋質仰
戴殊私渤澥無比其深山嶽無方其重臣華門賤品環堵
諸生乏禦侮之籌謀罕濟時之方略而因緣官學塵忝班
行効無可稱事每逾量聖慈過聽擢領藩方祇命戒途不
敢陳諱省躬撫事益懼菲才今又特降王人遠臨郊甸寶
刀出於武庫上藥本於金精足以蠲除餘癘激發忠勇顧

惟孱懦承此寶光捐軀盡節豈足為報無任感戀懇款之至
為人謝問疾兼賜醫藥等狀 令狐楚

右今月十八日本道監軍使李甚至奉宣口勅問臣所疾
十九日中使張良祐至伏奉詔書賜臣烏藥蓼子各一合
藥方兩紙并借供奉醫官兩人醫臣疾者臣素是凡庸猥
當朝寄蹙乖將息特軫聖慈綸出王言朝昏不絕星馳驛
騎道路相望頌仙藥于雲中降神醫於天上仰承榮寵冀
即痊平兢惶失圖感無地蒲柳之心猶壯誓竭丹誠狗馬
之齒更長敢忘玄造臣見準詔書與醫人商量服飲子及
塗藥將息腫氣已退煩熱未定所守有限不獲陳謝無任
感恩結戀之至

為人謝詔書問疾兼賜藥方等狀 前人

右臣奏事官高榮朝迴伏奉墨詔問臣所疾并奉宣口勅

賜臣藥方者臣疲馬疑作之質寒熱所侵仰憑天慈今已
日損豈意猶煩睿想尚軫聖衷特降千金一作之方兼飛五
色之詔榮光一燭愁疾如遺誓畢微生以酬殊造無任感
戴之至

為人謝問疾狀 前人

右監軍使李輔光迴宣口勅問所疾者臣頃因時早疾以
憂生仰蒙覆育尋就痊除伏以君恩過厚天聽至卑縷形
於詞如撫以手顧慙微細特繫於宸衷內省疲羸尚關於
睿想榮深益懼喜極而悲當望雙闕以注心守一隅而盡
力不勝感結抃躍之至

為令狐相公謝賜金石凌紅雪狀 元稹

恩賜金石凌紅雪各一兩右中使竇千乘至奉宣進止以
臣將赴山陵時屬炎暑賜臣前件紅雪等臣職司復土戀

切攀驩方當匍匐而前敢有赫曦之懼豈謂天光下濟靈
藥旁靈念臣有丹赤之愚故賜臣以洗心之物察臣有木
訥之性故賜臣以苦口之滋就日疑不治之清水在合若
遇圓之絳雪思加望外感極成悲集作愚無任跼踏屏營之至

文苑英華卷第六百三十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